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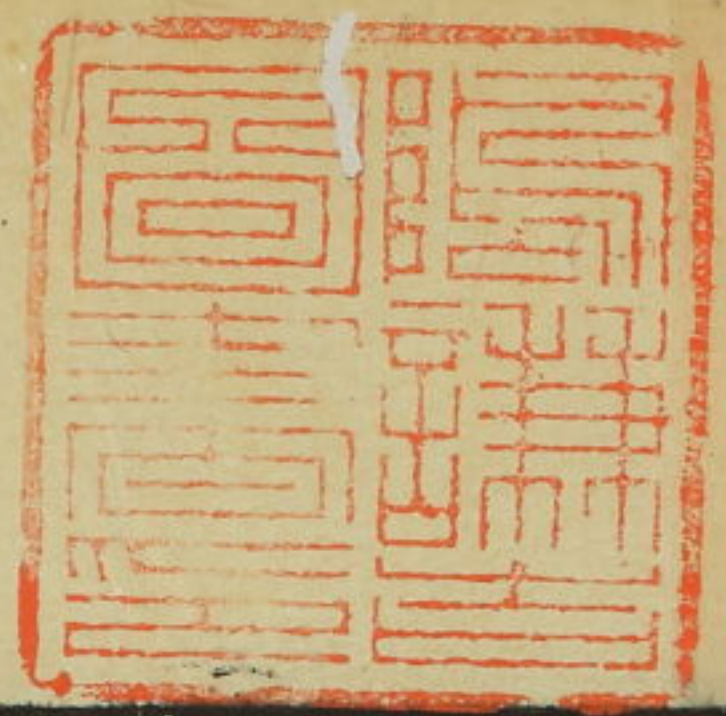


中
庭
用
大
全

口 仁 2
131
16



門 121
卷 16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

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類

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

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

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

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

也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竝去聲既許氣反
省悉并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
此三章也

章句

是靜也。未應接之時以禮而動是動而已。應接之時動靜交相養也。如此所以修身。○雲峰胡氏曰：齊明盛服靜而敬也。即首章戒懼存養之事。非禮不動動而敬也。即首章慎獨省察之事。通考：宋氏公遷曰：此以言而心在其中。然主乎理義而言曰養身主乎德行而言曰守身。主乎天理之實而言曰誠身。主乎事理之正而言曰修身。正心者修身之先，務事親者修身之大節，持敬者修身之要法。體道者修身之實事，又心以其所主宰者言敬，以其所持養者言道，以其所踐履者言之。所親愛以下五者以其所應接者言。官盛任使謂官屬眾。

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

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

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聽讒言則知人之道不明而賢者

不安好色貨則必不能尚德而與賢者自相背馳。改此三者而後能貴有德者尊其位爵位也。此未言任以事蓋宗族且主於養。若有才德則自隨所宜。前言敬大臣則不眩是專任意後言官盛任使是崇意其義不可一塗取任使謂足以任其使令時使則得以乘天時盡地利而所收者廣斂之又薄則民皆殷富而愈力矣。
既讀曰餼餼稟稍去聲食也。周禮：天官官正稍食。○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稍食吏祿廩也。稍者出物有漸之謂。○朱子曰：餼牲餼也。如今官員請稱事如周受有生羊肉稟即廩給折送錢之類是也。
禮記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夏官稟人

物亦如之矢入物皆三等箠亦如之箠盛矢器春獻
 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音考其弓弩以
 上下其食而誅賞乃入工于司弓矢及繕人稟讀為
 芻稟之稟箭幹謂之稟。新安陳氏曰食必與事稱
 有功不可負無功不可濫。通考東陽許氏曰此官主
 弓弩箭矢故曰稟人乘計也計其事之成功攻之而
 善則上其食尤善又賞之否者反此試本作考上時
 掌反往則為去之授節以送之朱子曰遠人來至去時
 照如漢之出入關者用繻唐謂之給過所是也。通
 東陽許氏曰秋官遣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
 節達四方送逆及疆注疏通賓客以常事往來謂朝
 覲會同者也路節道路之節旌節也夏官懷方氏掌
 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來則豐其委
 之達之以節此類皆授節送往之事去

積

子賜反

以迎之

新安陳氏曰委積畜聚也周禮遺人掌牢禮委積註云委積謂牢米薪芻

給賓客又司徒註少曰委多曰積通考東陽許氏曰
 地官遺人掌邦之委積郊野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
 之委積以待羈旅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
 市有積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畜聚之物瓜瓠
 芋禦冬之具聚之以待羈旅之等又懷方氏
 治委積館舍飲食此皆委積迎來之事也 朝謂諸
 侯見形旬反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玼
 反 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比年每年也通

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行此大聘與朝晉霸時
 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
 服六者各以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

之實也

三山潘氏曰三德行之者一所以實其德九經行之者一所以實其事。雲峰胡氏曰修身不實則欲得以間理尊賢不實則邪得以間正親不實則疎得以間親推之莫不皆然。新安陳氏曰中庸一書誠為樞紐論誠雖至誠者天之道處而始詳而誠之名已見於鬼神章誠之不可揜之一言誠之意已兩見於三德九經行之者一之二言矣。之不可揜以實理言兩行之者一皆以實心言。

考程氏復心曰以其序言齊明感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去讒遠色賤貨貴德所以勸親官盛任使忠信之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官盛任使忠信重祿所以勸大臣與士自尊賢之等推之時使薄斂

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姓百工送往迎來朝聘以時厚往薄來所以懷諸侯自親親推之以其實言九者皆所以行之自誠之學推之大學自脩身至平天下在先誠其意中庸自脩身至懷諸侯行之一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

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跲其切反行去聲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音致也疚

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

是也

朱子曰言前定句句著實不脫空也纔一語不實便說不去事前定則不困間時不曾做得臨時自是做不徹便至於困行前定則不疚若厥行不

前定臨時便易得屈折枉道以從人矣道前定則不

據此一句又連耶上三句都包在裏面是有箇妙用
 于變萬化而不窮之謂事到面前都理會得○陳氏
 曰上凡事一句乃包達道達德九經而言下事前定
 一句乃指其事而言之也○項氏曰言誠而必言豫
 者教人素學之也知之素明行之素熟而後取之則
 不窮矣○雲峰胡氏曰上文言達道達德九經之所
 以行此則總言凡事之所以立蓋曰是誠也非一朝
 一夕之故戒懼慎獨養之者有素矣如此則先立乎
 誠而後事可立可立則可行矣章句以先立二字釋
 前定正與上二行字相應○新安陳氏曰西前定字
 所以申明上豫字也非以豫與前定為誠
 乃是所當豫所當前定者謂先立乎誠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
 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

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
 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

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朱子曰反

求於心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事親孝須實有這
 孝之心若外面假為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
 不誠矣○新安陳氏曰所存所發指心而言
 所存靜而涵養時也所發動而應接時也

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此又推本從天命

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問凡事豫則立言與事行與
道皆欲先定于其初則不

不困不疚不窮斯有必然之驗故自不獲乎上不信
 乎朋友不順乎親而推之皆始於不誠乎身而已然
 則先立乎誠為本章之要旨而不明乎善則不可以
 誠乎身矣今欲進乎明善之功要必格物以窮其理
 致知以處其義夫然後真知善之為可好而好之則
 如好好色真知惡之為可惡而惡之則如惡惡臭明
 善如此夫安得而不誠哉以是觀之則中庸所謂明
 善即大學致知之事中庸之所謂誠身即大學誠意
 之功要其指歸其理則一而已宋子曰得之○陳氏
 曰此一節又推明誠不可不前定之意須自誠身明
 善始緊要在於明善善者天命率性之本然須是各
 物致知真知至善之所在否則好善不能如好好
 惡惡不能如惡惡臭雖欲誠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
 故必明善乃能誠身至於事親信友獲上治民無所
 往而不通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
 遺矣○雙峰饒氏曰前言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此

曰身不誠不順乎親以入德之本言則脩身必先事
 親以成德之效言則身誠然後親順○雲峰胡氏曰
 此以在下位者言見得上文九經是在上位者中庸
 之道通上下皆當行也故上言尊賢此則言信子朋
 友上言親親此則言順親上言脩身此則言誠其
 道一也勉齋云此一章當一部大學誠身是包大學
 誠意正心脩身而言心是所存意是所發故章句釋
 誠身必兼所存所發言之上文曰知天而此曰明善
 善即天命之性天命無有不善學者當知夫至善之
 所在是即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也天不可不知善不
 可不明又見三德必以知為先也通考程氏復心曰
 第四節包達道達德九經總言之豫與前定一皆誠
 也言不跲事不困行不疚道不窮欲先立其誠也推
 言素定之意治民獲上信友順親皆誠身之用明善
 誠身之本以入德言則脩身必先事親以成德之效
 言則身誠然後親順○東陽許氏曰此節專提撕不

可不誠之意推至於誠身而止誠身又在明善明善即格物致知誠身即意誠心正身脩也事素有誠則雖事變之來亦無所礙不誠便有困屈行素有誠雖處夷狄患難莫不從容不誠則將枉道矣道則通包上三者有誠則應物必當出之無窮又曰自章首皆言上之率下此言在下位却主下事上說蓋脩道之教無所不該經四道字謂有其法也○董氏魯曰大學言誠意中庸言誠身大學細論其節目之詳中庸統論其成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

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

去聲從七容反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上聲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問明善擇善何者為先朱子曰譬如十箇物事五箇善五箇惡須揀此是善此是惡方分明○東陽許氏曰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擇者謂致察事物之理明者謂洞明吾心之理合外內而未能不勉而中則言之擇善是格物明善是知至

必固執而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

三山陳氏曰善

不擇則有誤認人欲為天理者矣

不固則天理有時奪於人欲矣

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

下之事也

章句兩以下字該困知勉行在其中○朱子曰誠者天之道誠是實理自然不假脩

為者也誠之者人之道是實其實理則是勉而為之者也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便是誠反身而誠便是誠之反身只是反求諸己誠只是萬物具足無所虧欠○問在天固有真實之理在人當有真實之功聖人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無非天道之流行則聖人與天為一即天之道也未至於聖人必擇善而後能明是善必固執然後能實是善此人事當然即人之道也曰善○北溪陳氏曰天道人道有數樣分別且

以上天言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元亨而利貞貞而復元萬古循環無一息之閒凡天下之物洪纖高下飛潛動植青黃白黑萬古皆常然不易又如日往月來寒往暑來萬古皆然無一息之差繆此皆理之真實處乃天道之本然也以人道相對誠之乃人分上事若就人論之則天道流行賦予於人而人受之以為性此天命之本然者便是誠故五峰謂誠者命之道蓋人得天命之本然無非實理如孩提知愛及長知敬皆不思而得不學而能即在人之天道也其做工夫處則盡己之忠以實之信凡求以盡其誠實乃人道也又就聖賢論之聖人生知安行純是天理徹內外本末皆真實無一毫之妄不待勉而自中不待息而自得如人行路須照管方行得路中否則蹉向一邊去聖人如不看路自然路中行所謂從容中道此天道也自大賢以下氣稟不能純乎清明道理未能渾然真實無妄故知有不實須做擇善工夫行

有不實須做固執工夫擇善是辨析眾理而求其所謂善致知之功也固執是所守之堅而不為物所移力行之功也須是二者並進乃能至於真實無妄此人道也○雙峰饒氏曰不勉而中安行之仁也不思而得生知之知也從容中道自然之勇也或疑從容非勇曰今有百鈞於此一人談笑而舉之力有餘也一人竭蹶而不能舉力不足也然則聖人之於道也眾皆勉強而已獨從容非天下之大勇而何擇善近知固執近仁而勇在其中論誠者則先仁而後知以成德之序言也○雲峰胡氏曰自此以前十六章言誠之不序言也○天道言誠上文誠身是以人道言誠所以於此總兩者言之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不勉而中者安行之仁不息而得者生知之知從容中道者自然之勇此以上皆言知仁勇學者入德之事此以下兼言仁知勇聖人成德之事論語曰知者

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學之序也此以上見之又曰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德之序也此以下見之下章盡性仁也前知知也無息勇也博厚仁也高明知也悠久勇也如地之持載仁也如天之覆幬知也如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勇也往往皆言仁知勇而於此始焉至論學知利行之事擇善為知固執為仁又依舊先知而後仁其所以開示學者至矣通考東陽許氏曰第五節上二節皆言所以行之者一然未分曉說出誠字至此方明言之誠者天之道指此理而言誠之者指心而言下誠字雖以聖人之心而言然聖人之心即天也誠者先仁後知以成德言誠之者先知後仁以進德之序言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去聲學而

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

者廢其一非學也

朱子曰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博學時未暇審問審問時未暇

謹息謹息時未暇明辨明辨時未暇篤行五者從頭做將去初無先後也

陳氏曰擇善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工夫儘用功多固執只有篤行一件工夫是擇善處真能知之則行處功自易也

雙峰饒氏曰學必博然後有以聚天下之見聞而周知事物之理問必審然後有以訂其所學之疑息必謹然後有以精研其學問之所得而自得於心辨必明然後有以別其公私義利是非真妄於毫釐疑似之間而不至於差繆擇善至此擇之可謂精矣如是而加以篤行則日用之間由念慮之微以達於事為之著必能去利而就義取是而舍非不使一毫人欲之私得以奪

乎天理之正而凡學問思辨之所得者皆有以踐其實矣所執如此其固為何如此學知利行以求至於誠者之事也

項氏曰學而又問則取於人者詳思而又辨則求於心者精如是而後可以行矣

通考東陽許氏曰博學是總說一句在上面蓋為學規模不廣安能知道此是總言為學之意至於一事一物言之則亦須廣求遠取以反覆其理如是然後有可問者問思以下却是逐一事一節理會問須是詳審使

答者辭盡意暢既問而得之矣又思之使自得於心可也息則必慎思之不及非慎也思之過非慎也思之泛非慎也思之鑿非慎也思既得之又加辨析使

明徹無纖毫凝滯然後措之行事而篤為是皆積累工夫自常人而誠之欲至於至誠非文理密察工夫

積習安能攀緣而上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

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平聲其成故常百倍其

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朱子曰此一段是應上面博學

之五句反說起如云不學則已學之弗能而定不休如云有不戰戰必勝矣之類也○陳氏曰學問思辨智之事篤行仁之事弗措勇之事○雙峰饒氏曰達道有五知此者曰知行此者曰仁勉於此者曰勇實知實行而知勉者曰誠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擇乎善所以求實知也篤行以固執之所以求實行也五

弗措所以求實勉之也知之實行之實勉之實則達德之實體立而達道之實用行矣通考史氏伯璿曰按章句釋此節之意曰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然則不為則已一句說有弗學意為字說學之意則必要其成五字說弗能弗措也之意推此以例其餘則當以學問思辨行上五字句絕五之字著讀五也句絕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朱子曰雖愚必明是致知之效雖柔必強

是力行之效○新安陳氏曰自人一能之以下乃子思子喫緊為氣質昏弱者言果能此道一句尤警策只恐不能百倍其功耳若真能於此五者下百倍於人之功則學力之至到決可變化氣質之昏弱矣子

思子豈欺我哉

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

去聲

能變化氣質而

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

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

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

也夫

音扶

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

致之今以鹵

音魯

莽

莫古莫後二反

滅裂之學

莊子則陽篇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鹵莽不

用心也滅裂輕薄也

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

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

矣

新安陳氏曰成己仁也進學不勇卒也不能成己是自棄其身於不肖之歸非不仁而何○朱子曰

某年十五六時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快讀之未嘗不竦然警厲奮發人若有向學之志須是如此做工

夫方得○雲峰胡氏曰前曰鮮能曰不可能此能百倍其功則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亦可謂知矣充之

而義精可也雖柔必強亦可謂仁矣充之而仁熟可也以此見得中庸非不可能能之者在乎人人之所

以能之者在乎勇**通考**程氏復心曰第六節言誠之

之目以擇善言學問思辨學之所以為知以固執言篤行之利行所以為仁以愚柔釋執言弗措已百已

千困知勉行所以為勇此當一部大學○朱氏公遷

曰此因氣質不同主乎學力而言之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者使學者知所戒言必明必強知之成功而一者使學者知所勉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

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

爾

陳氏曰此說孔子能盡中庸之道子思引此以明道統之傳也○雲峰胡氏曰上章所述

文武周公皆是舉而措之之事此引孔子之言謂所傳一致使得舉而措之則亦猶是耳至第三十章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則愈可見其所傳之一致焉○新安陳氏曰論語堯曰篇歷叙堯舜禹湯武王之事而以孔子答子張問政繼之子思此章正此意也

蓋包費

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

或問章句第十六章兼費隱包大小

而言至此則曰包費隱兼小大何也雲峰胡氏曰十六章則兼費隱而言不言小大而包小大於其中此章則兼小大而言不言費隱而包費隱在其中兼字包字各有攸當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達道達德九經凡事前皆一一言之是其小者後專言誠是其大者故曰兼小大而隱固在其中至於誠一節全以理言豈非隱者然聖人天道學者人道又豈駕虛言而遺事故曰包費隱是小大之中包費隱也諸章皆費隱中有小大故兩章費隱事皆在上十六章鬼神先言大者後言小者故曰大小此章先言衆目後言誠故曰小大○更氏伯璿曰胡氏之說似乎得之但語焉不詳猶未知其細辯兼包之義至曰此章不言費隱則似乎有礙此章不言隱

耳未嘗不言費也愚則以為兼則二義竝列一章之中而不可紊包則一章總該二者之義而不可分蓋兼有限包無窮兼是本章所自有包非本章所有亦不但中庸一書所有是凡天地間道理此章無所不包雖中庸中所言不過亦是天地間道理亦在其中爾且以兼之一字言之則各章但言費而隱在其中不可以兼費隱言也前三章言小則不言大後三章言大則不言小亦不可以兼小大言也惟十六章言鬼神之事以不見不聞與體物如在二者竝列於一章之中則不見不聞正是隱體物如在正是費故謂此章兼費隱也二十章以文武之政治天下國家之九經與脩身事親知人三知三行三近擇善固執等事竝列於一章之中則政與九經正是大脩身事親等事正是小故謂此章兼小大也此二者皆本章自有其義則所指固有

限矣若以包之一字言之則十六章只是體物之一言可以包大小二十章只誠之一字可以包費隱蓋十六章說鬼神之費處不外乎體物之一言而體物之一言則於費之大小可以總該之矣陳定宇所謂體物不遺總而言之所該甚大即一物言之亦鬼神為之體茲非小歟其言可謂至明白矣非體物一言可以包大小之謂乎二十章答問政之言雖非一事然皆不外乎誠之一言觀於達道達德九經皆言所以行之者一與章末語誠始詳之意可見則誠之一言於道之體隱用費可以總該之矣參以或問論誠為此篇之樞紐處有曰費而隱者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此言可謂簡而明矣非誠之一字可以包費隱之謂乎此二者皆是包涵天地間道理非一章一書所自有者則其所包無窮可知矣蓋費隱大小是天地間道之體用特聖

賢於中庸言之耳豈中庸所得專哉然則雖本章所兼有者不過亦是天地間之道亦在無所不包之中况其所謂包者又豈可但就一章一書求之而不知其為包涵天地間無窮之理乎

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

反也如戶之有樞如衣之有紐○黃氏曰中庸

無非說誠自篇首至十六章始露出誠字然專說鬼神是以天道言至此章說許多事末乃說誠身工夫乃是人道自此以下數章分說天道人道極為詳悉通考東陽許氏曰誠者此篇樞紐今以此言觀一篇皆誠也言天之實理固誠也言天之實德亦誠也言人之欲實之者亦誠也天命者以實理賦於人物也性者人物得天之實理道者循此實理也教者品節此實理也

戒懼存此實理慎獨行此實理也未發之中實理之體中節之和實理之行中和實理之感而位育實理之應也中庸誠之至也大舜誠也顏淵誠之者也強矯誠之者當如是也孔子依乎中庸亦誠者也道之費而隱誠之盈乎天地者也費之小大皆誠之所生也言鬼神見幽顯之皆誠也仁者天地生物之誠而人得以生之誠也脩道以仁者體此誠也親親尊賢誠之施也殺等之禮誠自然之節也達道達德九經皆以誠行之也豫與前定先立乎誠也自治民推至乎明善皆在誠乎身也自誠者以下明言誠又以實夫達德二十一章至二十六章皆明言誠二十七章洋洋優優皆誠之著也尊德性以下五事又言誠之方也二十八章為下不倍二十九章為上不驕亦誠之事三十章至三十二章皆誠者也末章歷序誠之以至於至誠復

言天道之誠終焉又細而推之何一語非誠也
黃四如曰此下諸章反覆誠之之義而賈命性
道教中和費隱之妙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

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
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
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
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
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

子思所補也歟

家語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云云其人凶則其

政息天道致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
猶蒲蘆也待化以成故為政在於得人取人以
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云云親親之殺尊賢之
等禮所以生也禮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
以不脩身云云及其成功一也公曰子之言美
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
近乎知云云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者
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為天下國
家有九經云云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為之
奈何孔子曰齊明盛服云云爵其能重其祿同
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云云從容中道聖人之
所以定體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公曰
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
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之
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而民貴用命民既孝
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公曰寡

人既聞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朱子曰前輩都是逐段解去某初讀時只覺首段合與次段首意相接如云政也者蒲蘆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便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都接續說去又思脩身段後便繼以天下之達道五知此三者段後便繼以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亦似相接續自此推去疑只是一章後讀家語方知是孔子一時間所說乃是本來一段也通考史氏伯璿曰哀公問政者問治人之事也孔子答以人存政舉以至於不可不知天凡五節皆所以明治人之本在於脩身也下文自天下達道五至三近三節詳言脩身之道脩身之道盡則治人之本立矣知斯三者一節是結上起下之過接處下文九經四節是詳言治人文事即哀公所問之政也凡此以上皆為人君言之耳然治

人之事非人君一己所可自為也必在於取得其人而共治焉可也凡事豫則立一節又是結上起下之過接處下文在下位一節說入臣位輔上以治人者其本亦在於脩身而已明善誠身則身脩而有可以獲上之實矣下之所以獲上者在是則君之所以取人者亦在是此一節終章首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之意至此始露出誠身一誠字則知上文數節所謂一所謂獲所謂前定皆是指此而言耳如此則為人君為人臣凡有為政治人之任者皆當以脩身為本而脩身皆當以誠為要也故下節遂言誠與誠之者以見誠有二者之分誠者則無工夫誠之者則有工夫章末三節正是誠之者之工夫凡欲脩身以為治人之本者皆當如此用力是固通君臣上下而言也○已上九章是第三大節皆是發明費隱直至二十章始以三達德行五達

道者爲言正是二大節相承之次或疑君子之道費而隱之道不止是五達道之道蓋道雖無物不有然君子所當知當行至切至要者惟在於五達道而已觀於十二章之末旣以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者結之而下章遂以君子之道四爲言爲費隱之道非即五達道之道可乎章末言天道人道蓋爲下章說誠明明誠之張道也蓋自此以前皆是說用功之事用功則先知後行以學者之事爲主中間雖有說聖人事處不過亦以爲學者用功之法自此以後多是說成功之事成功則先行後知以聖人之事爲主蓋欲示學者以成功之準的也中間有說學者事處則依舊先知後行乃是授學者以至此準的之階梯也至於人道之極則亦與天道無間觀於言人道者五章末之言可見矣其詳於後節言之饒氏分哀公問政章爲二章以屬下節

者非是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

有者也如孟子謂堯舜性之之性通考東陽許氏曰章句德無不實德字說誠字聖人之德兼誠

明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

教而入者也人道也朱子曰此性字是性之也此教字是學知也與首章天命謂性

脩道謂教二字義不同葉氏曰聖人全體無一不實而明睿所照無一不盡此自誠而明也學者先明乎善無不精察故踐履之際始無不實此自明而誠也謂之性者全於天之賦予謂之教者成於己之學

習○雙峰饒氏曰自誠明謂之性指誠者而言自明誠謂之教指誠之者而言誠則無不明

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朱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誠實然之理此堯舜以上事學者

則自明誠謂之教明此性而求實然之理○以誠而論明則誠明合而為一以明而論誠則誠明分而為

二○陳氏曰下二句結上意可以至於誠可以為工夫處○三山陳氏曰自誠明者由其內全所得之

實理以照事物如天開日明自然無蔽此性之所以名天之道也自明誠者由窮理致知去其私欲以復

全其所得之實理必由學而能此教之所以立人之道也自誠明者誠即明也非曰誠而後至於明自明

誠者尚須由明而後至於誠雖然及其成功一也○勿軒熊氏曰首章言性道教道之一字前章備言此

但言性與教誠明謂之性生知安行之事先仁而後知明誠謂之教學知利行之事先知而後仁○雲峰

胡氏曰此性即天命之性但天命之性人物所同此則性之者也聖人所獨此教即脩道之教但教是聖

人事此則由教而入學者事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第二誠字帶用功意言之尚淺下言明則誠矣此誠則

與誠明之誠同入聖而非賢矣四明字不同第三箇明字與第一箇明字同第四箇明字與第二箇同則

字亦不同誠則明矣猶言誠便明矣此則字意緊明則誠矣言能明理則可至於誠此則字意慢○黃氏

洵饒曰首章言謂者直謂之也謂之者名之也稍緩○性即首章之性惟聖人全其天命之性故曰所性

而有教即首章之教惟賢人由脩道之教而入故曰由教而入○此明字與雖愚必明皆就心上說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

而立言也朱子曰中庸言天道處皆自然無節次言人道處皆有下工夫節次○陳

氏曰此章兼天道人道而言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

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雙峰饒氏曰此章大意是繳上章言誠者天之

道誠之者人之道一向分兩路說去則天人爲二也到此章方合說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指人道可至於天道合天人而一之也下章至誠盡性章言天道致曲章言人道而未合之曰唯天下至誠爲能化此下又分別天道人道通考朱氏公遷曰誠以心言兼言聖人學者之事也餘如反身而誠與強恕而行相對亦入德成德之不同也但誠明謂性誠者天道則專爲聖人事反身而誠則通爲聖人與大賢以上事在下位不獲上說從人事上來萬物皆備於我說從天理上來誠之者知行兼備者也明誠謂教先知後行而知爲本也思誠強恕則致知以後行之

事也平居之日講求踐履以實其實是曰誠之行事之際加之慎獨以審實與不實之幾是曰思誠東陽許氏曰此章以後誠字皆是指心而言惟二十五章首兩誠字以理言○黃氏洵饒曰此章爲第三支其下十二章爲節解○程氏復心曰此章性字是性之也此教字是學知也此二字却是轉一轉說與首章天命之謂性脩道之謂教二字義不同

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人之性能

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能可以贊天地

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朱子曰至誠之

至乃極至之至如至道至德之比○葉氏曰至誠者蓋聖人之全德無一之不實極其至之謂舉天下無以加亘古今莫能及者也

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

也新安陳氏曰章句又推本天命謂性一句而言天命之在我者即天理之賦予於我而為性者是也

察之謂生知由之謂安行乃借孟子所謂舜察於人倫由仁義行之察由二字用之謂知之與行之皆無不盡

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

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竝立而為三也此

也上聲去聲

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問盡性即孟子盡心否朱子曰盡心是就知上說盡性是就行

上說能盡得真實本然之全體是盡性能盡得虛靈知覺之妙用是盡心盡性盡心之盡不是做工夫之

謂盡言上面工夫已至至此方盡得耳○盡已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之類盡人之性如黎民

於變時雍盡物之性如鳥獸魚鼈咸若○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濁本善之性終在有可

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教化去開通他使復其善物稟氣偏無道理使開通只是處之各當其理且隨他

所明處使之他所明處亦只是這箇善聖人使用他善辰如馬悍者用鞭策方乘得此亦教化是隨他天

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間雖只是一理然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却

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必用人火能燠物而爨必用人財成輔相皆人

非贊而何○陳氏曰此乃有德有位之聖人之事惟堯舜足以當之○雙峰饒氏曰此與首章一般至誠盡性便是致中和贊化育便是天地位萬物育○問盡已之性可以兼知行言盡人物之性恐只是主知而言且如人物之性我如何行得他底曰盡其性者是知之行之無不盡之云也盡人物之性者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之云也如新民止於至善相似不

是民之自新止於至善乃是新之止於至善問如何盡人之性曰如教以人倫使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皆是問如何盡物之性曰如仲冬斬陽本仲夏斬陰木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之類皆是也○雲峰胡氏曰天命之性本真實而無妄故聖人之心真實無妄之至始於本然之性為能盡耳非有所加也盡兼知行而言察之無不盡故於人物之性知之無不明由之無不盡故於人物處之無不當人物之性亦我之性聖人之盡之亦非有加

也天地能賦人物以性不能使人物各盡其性聖人能盡之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可以與天地參而為三矣○東陽許氏曰兩章性字不同前如孟子性之之性是帶用說此乃指性之體而言通考黃氏洵饒曰能盡其性謂固有則能盡人之性云云此言自然之功用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則各有限制其所以然○參天地贊化育即天地位萬物育但彼自學問之極力做到聖人之能事此則聖人自然而然而者盡人盡物之性皆是參贊說尤淡如易所謂彌綸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察之知之至由之行之盡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此二句兼人物說○孟子盡心知性窮理之事專就知言此兼知行言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或疑此章以復言天道人道間見迭

出潛室陳氏曰道理縱橫說之無盡如何立定樣範只合逐章體認纔不費力處便是天道著

力處便是人道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者之仁發明天道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

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形著則又加顯矣明則

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

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朱子曰動是方感動他

有痕迹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北溪陳氏曰

自形著至變化以致曲之效言新安陳氏曰形著明相似而有漸皆誠之全體呈露於大用者也形著明是一類動變化是一類明者形著之盛化者動變之妙通考黃氏洵饒曰誠則明見在內著則明見在外致曲即孟子擴充之意致曲由明入誠工夫在知行之間物格之至之後致曲與固執並行不致曲則執德不弘不固執則信道不篤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致曲與致知不同動者誠能動物如信友獲親之類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

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形句之

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七到其極也新安陳氏曰當看悉字各字悉

是一一推致各是各要造極通考史氏伯璿曰益人之氣質不同德性之發見有厚薄發見之厚處便是

一偏之曲致者推而極之之謂謂以此一偏發見之厚處而推其餘悉使之一一如此一偏之厚所謂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新安陳氏曰解曲能有誠一句承致曲而言曲無往而不致則德無往而不實偏曲者皆貫通乎全體矣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程子曰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朱子曰至誠盡性則全體著見次於此者未免為氣質所隔只如人氣質溫厚其發見多是仁氣質剛毅其發見多是義隨其善端發見便就上推致以造其極非是止就其發見一處推致之也如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

勝用此正是致曲處如從惻隱處發便就此發見處推致其極從羞惡處發亦然孟子謂擴充其四端是也雲峰胡氏曰曰端則於其發之初即雅之曰曲則於其發之偏悉推之也○曲不是全體只是一偏之善就一偏之善能一一推之以致乎其極則能貫通乎全體矣○問曲能有誠若屬上句則曲是能有誠若屬下句則曲若能有誠二意不知就為穩當曰曲也是能有誠但不若屬下句意○問顏曾以下皆是致曲曰顏子體段已具曾子却是致曲一一推之至答一貫之時則渾全矣○王氏曰孟子曰至誠未有不動者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蓋發明子息意也動則變使之改不善而從善也變則化使之遷善遠罪而不知為之者也變則改易之迹顯化則陶染之功淡能化雖與至誠相似然至誠之化無待乎明而動動而變變而後化也故立之斯立行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雅夫子能之○云云曰雅天下至誠

與上章五字同然上章是聖人之至誠此言是大賢
致曲有誠之極亦同乎聖人之至誠所謂其成功
一也故亦與聖人並稱至誠歟○東陽許氏曰此章
重明白明而誠之意誠以下皆言效驗形著明就已
上說動變化就物上說又曰三誠字曲能有誠一曲
之誠也誠則形積衆曲之誠也至誠則與聖人之誠
同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之者之

仁發明人道也○朱氏公遷曰誠以心言學以
至於聖人之事也誠意即致曲之功即誠之爲
貴之意此入德之事也自慊即曲能有誠之謂
即成己仁也之云此成德之事也心廣則自然
體胖成己則自然成物誠形著明則自然有動
變化之理此成德之效驗又不期然而然也但

至誠能化是聖人事心廣體胖與時措之宜是
通爲聖人與大賢以上事其效驗不同又如此
云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亾必

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

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見音現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

妖亦作祲孽魚列反說文作孽云衣服歌

謠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孽○兆朕萌芽皆幾之先見者著所以筮龜所
通考趙氏憲曰周禮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疏筮始伏羲成於

巫咸卜未聞其人大戴禮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鄭氏云天子諸侯大夫之著筮者立卦者坐士之著短筮者卦者皆坐卦者坐左卒筮卦者始畫爻於地卒書於版以示主人畫爻以木少牢所謂畫以木卦以版是也周禮大卜卜師龜人筮氏占人凡五職皆掌龜卜之事筮音臚荆也周禮龜人掌六龜之屬其名六爾雅龜之名十龜策傳龜之名八逸禮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禮家不寶藏龜儀禮大夫士祭筮而已則大夫無守龜臧文仲居蔡以其不當文龜也凡龜皆有文在腹下以火灼之觀其墨兆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周禮筮氏掌共燠辨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燠燠遂歛其燠辨以授卜師揚火以作龜致其墨燠燠也辨灼龜之木也謂之焯亦謂之楚焯楚荆筮之類也焯讀如戈鑕之鑕卜有繫帛卒卜以帛書其名繫之於龜歲終計其占之中否國有大事則先筮而後卜小事

則卜筮不相襲著龜皆有積龜積以木著積以革筮之法猶存而龜卜之法則後世無傳矣 四體

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 左傳

十四年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焉是年定公薨哀公七年魯伐邾以邾子益來 凡此皆理之先見 形句 者也然唯

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

以察其幾 平聲 焉神謂鬼神 典國本無此四字○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朱子曰

在我無一毫私偽故常虛明自能見得如禎祥妖孽與者龜所告四體所動皆是此理已形見但人不能見耳聖人至誠無私偽所以自能見得且如著龜所告之吉凶甚明但非至誠人却不能見也○格菴趙

〔氏曰〕惟誠之至者無一毫之不實則萬物兆朕無不形見否則已然之事且不覺悟尚何能察其幾哉○
〔雙峰饒氏曰〕聖人清明在躬無一毫嗜欲之蔽故志氣如神便與明鏡相似纔有些影來便知眾人如昏鏡所以無所知○〔雲峰胡氏曰〕積祥者興之幾妖孽者亡之幾蓄龜四體莫非善不善之幾知幾其神至誠者能之即周子通書所以無欲故靜虛靜虛則明明則通亦即所謂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但通書所謂神以妙用謂之神此所謂神以功用謂之鬼神言誠自第十六章始彼言誠者以如鬼神也此章與第十六章文不相屬而意實相承云○〔新安陳氏曰〕至誠之道可先事之未然而知其幾蓋亦誠之明處誠無不極而明無不照也祥孽皆是幾或見著龜或動四體善不善必先知之至誠之人先知之也能知幾如神明蓋以理之知非如術

數揣測之知也○〔東陽許氏曰〕至誠前知亦必於動處見所謂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聖人知來者如此非有異也故為中庸又曰此言聖人盡已及物之性不惟臨事動合於天其於事未形亦如鬼神之豫知以明至誠者之一端然其所以知之却又只就積祥妖孽或於卜筮四體上見此亦是中庸也非有妖怪又曰積者貞也貞正也人有善天以符瑞正告之祥之為言詳也天欲降以禍福先以吉凶之兆詳審告悟之則詳字兼禍福言之經中積祥與妖孽對祥專指善者妖孽說文衣服歌謠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蠱又草木謂之妖又曰災祥明者卜筮繇兆明白者人亦能知之但迹須如此幾乃如彼祥或作凶妖或吉兆者其理非至誠莫能知也蓋善中亦有禍福之應不善中亦有禍福之應如此看則與上句不相礙尤見至誠之如神〔通考〕黃氏洵饒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靜而能慮也前知即先覺至

誠如神是與鬼神合
吉凶易曰知幾其神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通考史氏伯璿曰
此章以誠者之知

發明天道也○朱氏公遷曰誠自人心而言至
誠如神是鬼神之神若所存者神聖不可測之
謂神則是神妙之神聖不可測是專
言其德行所存者神是兼言其德業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道也之
道音導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

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朱子曰誠者是箇自然
成就道理不是人去

作安排底物事道却是箇無情底道理却須是人自
去行始得○誠者自成也是孤立懸空說這一句蓋

有是實理則有是天有是實理則有是地凡物都是
如此故曰誠者自成蓋本來自成此物到得道自道
便是有這道在這裏人若不自去行便也空了問既
說物之所以自成下文又云誠以心言莫是心者物
之所存主處否曰誠以心言是就一物上說凡物必
有是心有是心然後有是事○誠者自成如這箇草
樹所以有許多根株枝葉條幹皆是自實有底如人
便是有耳目鼻口手足百骸都是你自實有底道雖
是自然底道理然却須是你自去做始得○雲峰胡
氏曰此誠字即是天命之性是物之所以自成此道
字是率性之道是人之所當自行物之所以自成是
全不假人為人之所當自行為之全在乎人誠以心
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專為人之所當自行者而言
所以朱子曰誠者自成句是懸空說此一句蓋凡天
下之物有此實理方成此物若人之所當自行者無
此實心如何能實此理故章句提起心之一字言之

饒氏疑誠者自成不必添入一物字誠即道也似不必分本與用殊不知程子曰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語徹頭徹尾不誠更有甚物也饒氏之病正坐於便以誠為已所自成而欠一物字愚謂誠有以實理言者有以實心言者以實理言誠即道也似不必分本與用以實心言必實有是心然後能實有是理况誠者物之所以自成下文誠者物之終始泛指物之所以自成言也誠以心言本下文不誠無物君子誠之為貴專指人之有以自成者言也泛指在物者則以物之所以自成者為本而以人之所當自行者為用亦可專指在人者如下文章句所謂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若是則以心之誠為本而道之行為用又何疑之有通考程氏復心曰誠是一箇真實混成底物惟真實故混成有虛偽參其間便破碎道者路也人之所當自行也○東陽許氏曰人欲成己必其心真實無妄故曰

誠以心言本也有是本則可以行道故曰道以理言用也○吳氏程曰物之所以自成此言天命之性人之所當自行此道心則具此性者也故云本理則循其性者也故云用○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此指君子誠之之事也緊要在自字上此為己之學也若非真實無妄求以自成其已即是為人故章句曰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也道自道也加一而字即承上文自字言之非是二事亦不過自道此而已故章句又曰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章句既言物之所以自成又曰誠以心言心具此實理故以本言也實理者物之所以自成人亦物也故下文又以人之所當自行也言之道則自行此實理故以用言也○史氏伯璿曰性是本道是用性是本然之實理自人言之則舍心無以見性故朱子直以心言此節誠自成一句固兼人物而言不可專主心說然道自道一句便是專指人說了觀章句下句變物言人之意可見人

則能自行其道物豈可以行道責之觀於下節君子誠之之意又可見朱子此節章句凡四句上二句只順經文解盡經旨下二句却專為指示學者設則專為人之所當自行者言正以見誠就人分上說是以心言心主於一身故為本道以理言理散於萬事如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皆是故為用變誠言心有二意一則心有覺而道無為心所以為行道之本則行道惟人為能故以之為在人之誠亦猶首章章句不言性之所以為性而言人之所以為人之意皆是自此以後專為學者言之也朱子嘗曰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事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蓋理具於心而散在事物心主乎身而管攝眾理問者謂實理實心看來都是體者蓋但就心主乎身理具於心處言殊不思理具於心者又只是性可以言誠不可以言道朱子謂誠以心言是就管攝眾理處說心道以理言是

就散在事物處說理就管攝眾理處說心故曰本就散在事物處說理故曰用問者但知具於心者之為理而不知散在事物者之乃所以為理故如此疑耳雙峯所見正與問者有契故曰誠即道也蓋皆不達子思朱子之意而致誤耳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

所得之理既盡漸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兩盡字是釋終始之

終字故入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入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

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朱子曰有是理則有是物徹頭徹尾皆實

理之所為未有無此理而有此物也大意若曰實理為物之終始無是理則無是物故君子必當實乎此理也○誠者物之終始凡有一物則其成也必有所始其壞也必有所終而其所以始者實理之至而向於有也其所以終者實理之盡而向於無也若無是理則亦無是物矣此誠所以為物之終始而人心不誠則雖有所為皆如無有也○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且如而今對人說話若句句說實皆自心中流出這便是有物若是脫空誑誕不說實話雖有兩人相對說話如無物也又曰且如草木自萌芽發生以至枯歿朽腐歸土皆是有此實理方有此物若無此理安得有此物○不誠無物以在人者言之謂無是誠則無是物如視不明則不能見是物聽不聰則不能聞是物謂之無物亦可又曰孝而不誠於孝則無孝

弟而不誠於弟則無弟推此類求之可見○問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二句是泛說君子誠之為貴却說從人上去先生於不誠無物亦以人言何也曰誠者物之終始固泛說若不誠無物這不字是誰不他須有箇人不他方得○誠者物之終始是解誠者自成一句不誠無物已是說自道句了蓋人則有不誠理無不誠者恁地看覺得前後文意相應○北溪陳氏曰誠者物之終始此誠字以實理言不誠無物誠之為貴此二誠字以實心言蓋有是理而後有是物以造化言之天地間萬物生成自古及今無一物不實皆是實理所為大而觀之自太始至無窮莫不皆然就一物觀之亦然以一株花論春氣流注到則生花春氣盡則花亦盡就一花藥論氣實行到此則花開氣實消則花謝凡物之終始皆是一箇實理如此不誠無物是就人心論凡人做事自首徹尾純是一箇真實心方有此事若實心間斷雖做此事如不

做一般如祭義云其立之也敬以詘至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此是祭之終始皆一真實之心則祭之為物方成一箇物而非虛設若季氏祭終而跛倚以臨祭則是不誠與不祭何異通考黃氏洵饒曰誠者物之終始此是言天理流行誠之為貴人道自盡天下之物兼人物蓋人之心就人說能無不實翻一轉說有以自成即誠者自成而道在我者即而道自道東陽許氏曰物之終始物者兼事言不誠不字就人言程氏復心曰自此以上是說自成自此以下是說成物吳氏程曰章句故人之心中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此以在人之實心釋終始無物二句如或問中所論不違仁是也蓋人之心以下又繳歸上文謂全其天命之本而達其率性之道也天台吳氏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便是無物所以君子誠之為貴章句以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釋物字又以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釋始字復以

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釋終字下文又言故人之心中一有不實釋不誠二字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釋無物二字故又結之曰而君子必以誠之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是申言誠者物之終始以繳上文誠者自成也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是申言不誠無物以繳上文而道自道也其一字不苟又如此成一作誠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聲

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

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已則見形旬於事者以時

措之而皆得其宜也朱子曰誠雖所以成已然在我者真實無偽自能及物自成已

言之盡已而無一毫之私偽故曰仁自成物言因物成就各得其當故曰知問成已合言知而言仁成

物合言仁而言知何也曰克已復禮為仁豈不是成已知周乎萬物豈不是成物成已成物之道無不

備故能合內外之道而得時措之宜蓋融徹洞達一以貫之而然也問時措之宜是顏子閉戶禹稷纓

冠之義否曰亦有此意須知仁具內外合然後有箇時措之宜雙峰饒氏曰成已成物已與物雖有內

外之殊而仁知之德則具於已性分之內乃合內外而為一底道理起頭說誠自成其下說成物說道

自道其下說合內外之道見得誠不但成已道不但自道又能成物而合內外之道也知居仁先者以

好學言入德之知也知居仁後者以成物言成德之知也雲峰胡氏曰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

也與此言仁知若異朱子以子貢之言主於知子思之言主於行故各就其所重而有賓主之分蓋知主

知仁主行學與教皆以知言故先知後仁知為體仁為用成已成物皆以行言故先仁後知仁為體知為

用二者互為體用愈見其性中之所有而無內外之體者矣時措之時字即時中之時性之德是未發之

中時措之宜是發而合乎時中之中譚氏曰誠之體為仁誠之用為知誠之實理可據曰德誠之實理

可由曰道顧氏曰外成物也內成已也分言之則口成已仁也成物知也合言之則曰性之德也合內

外之道也合者兼總之意新安陳氏曰深繹此章誠本自成已也誠之為道本自道於已也此為已之

學也天命之性具此實理誠者此理之實也實有諸已故曰自成率性之道躬自行之道者行此者也躬

行於已故曰自道言皆自己分內事也誠者物之根
 幹是乃事物之徹始徹終而無間斷者也不誠則心
 一虛偽有物如無物矣是以君子必鑒此而以誠之
 為貴此誠之字如前章誠之者之誠之誠之正君子
 事也誠固曰自成然非徒自成已而已也既自成已
 則必成物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立必
 俱立成不獨成成已所以為仁而體以立成物所以
 為知而用以行成已而不成物是有體而無用矣仁
 知乃天命之性中固有之德也成已之仁存於內而
 道自行於已成物之知發於外而道亦行於彼固無
 內外之殊所以合內外而同一道也誠亦成物豈徒
 自成而已道亦合內與外豈徒自道而已既能由體
 達用由內合外則見於隨時以舉而措之者豈不皆
 得其宜也哉由成已之仁發為成物之知則知固自
 仁中出又能合乎時措之宜則義又從是而生而義
 亦自仁中出矣仁也知也義也一以貫之皆實理之

條目也通考史氏伯璿曰誠者自成是理之自然未
 說到人力上下句道自道方是當著力處陳氏實此
 者也實有諸已之言則未免有攙說人力之病蓋未
 達誠自成只是物物各具一太極之實理而已之意
 也其曰率性之道躬自行之亦似未當躬自行之亦
 非所以言率也其曰誠之為道云者此則饒氏誠者
 天道之意而誤爾東陽許氏曰前自成謂自然而
 成後自成謂自己成就也仁知皆性之德合內外之
 道也時措之宜即時中也性之德合內外之道總仁
 智言程氏復心曰成已仁之體成物是智之用何氏潛齋曰合內外而為仁智者誠也莆田王氏
 曰誠者非特自成一已而已也又所以成物也故章
 句以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
 道亦行於彼矣以釋之成已仁也成物知也章句以
 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以釋之所謂克復為仁以
 成已知周道濟以成物也性之德也指誠之成已成

物故章句言是皆吾性之所固有者此也合內外之道也指仁知故章句言而無內外之殊者此也故時措之宜也言誠一也以其成已謂之仁以其成物謂之知而時措之無不可合言之則誠而已矣故章句言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章句之謹嚴又如此○黃氏洵饒曰故時即時中措之宜聖人地位吾性之固有謂知行既得於已指實理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章之旨本以心

言而此三誠字則兼理與心而言○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之者之知發明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

去聲斷徒玩反後凡言間斷音同○陳氏曰凡假偽底物久則易

間斷真實自無間斷○間至誠無息說天地得否變峰饒氏曰人之誠有至有不至至聖人誠之至故可說至誠天地只是誠無至不至○雲峰胡氏曰首句上便有故字承上章而言也言誠自第十六章始二十章至二十五章言誠莫詳焉此章特因上章言至誠之功用於是故字先之○新安陳氏曰自至誠無息至博厚則高明言聖人之道○東陽許氏曰至誠無息惟至誠所以無息有虛假則間斷矣惟無息乃見誠之至有息則非至誠矣通考史氏伯璿曰論語集註一貫章有曰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則似不必拘也但此處言聖人配天地之意則是說聖人而非指天地爾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

知盈反

驗於外也

朱子曰久然後有徵驗只一日二日工夫

如何有徵驗○問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果有分別否
曰不息只如言無息○北溪陳氏曰道理真積力久
克實於內自然著見於外如
粹面盎背之類是徵驗處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

四方者是也朱子曰此是言聖人功業著見諸家多

復有許多節次不須說存諸中者既久按上文久則

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朱子曰久是就他骨子

遠是自今觀後見其無終窮之意又曰悠是擬始以
要終久是隨處而常在○較峰方氏曰悠是共勢寬

緩而不促迫遠是長遠大率功效氣象之促迫者便
不長遠如三代之治氣象寬緩五霸之治氣象促迫
故三代之治長五霸之治短如地勢悠緩則悠遠故
其勢遠斗峻則其勢絕皆是惟悠故遠之義

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朱

曰呂氏說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
厚則其精不得不明此兩句甚善章句中雖用他意
然當初只欲辭簡反不似他說得分曉譬如為臺觀
須大做根基方始上面可以高大又如萬物精氣蓄
於下者深厚故其發越於外者自然光明○自徵則
悠遠至博厚高明無疆是皆功業著見如此故云德
著於四方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

三山潘氏曰久是久於內悠是久於外

潛室陳氏曰不息則久是誠積於內微則悠遠是誠積於外下却變文為悠久則是兼上文內外而言者

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

地同用

問以存諸中者言則悠遠在高明博厚之前以見諸用者言則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如

何朱子曰此所以為悠久也若始初悠久未稍不悠久便是不悠久矣○北溪陳氏曰初頭本是悠遠方能至於高厚今又由高厚以至於悠遠也物至久則成而不壞不久則雖成而易壞至此則與天地同用矣此處似說得太高妙然至誠之德在我能極其至其功效氣象著見於天下自然如此能盡其道者惟堯舜為然蓋堯舜在位日久自有許多博厚高明悠久氣象也○雙峰饒氏曰此章承上二章而言所以

劈頭下箇故字蓋盡性仁之至前知知之至而無息勇之至也又自無息推之曰不息則久久則微微則悠遠已自闕了悠久字在其中言積之久則驗於外悠有長之意長而且遠則博長遠而不息則所積者厚博厚則發達之盛而高且明此推其無息之效故其序如此下一截指其成德而言故先博厚高明而後悠久○不息則久久字指誠而言是在內悠久指功用而言高明博厚皆是見之於外便見得悠久是指外面底○新安陳氏曰自博厚所以載物至無為而成言聖人配天地之道通考史氏伯璿曰按章句於微則悠遠以下以為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於悠久成物處云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固宐亦有斟酌饒氏直指為無以異則言之太快而不免有所遺矣至謂下一截指其成德而言尤未當蓋至誠已是成德事了下文但言其常於中而驗於外者如此耳非如此而後德始成也雙峰乃曰下一截指成

德而言然則上一截非成德之事耶此固所未喻者
 又曰悠久之悠即悠遠之悠此指驗於外者言也悠
 久之久即久則微之久此指常於中者言也兼內外
 者外主悠言內主久言如此則兩久字皆在內章句
 無可疑矣今日上久字是在內下悠字是外面底則
 二久字果有不同矣不唯不足以釋學者之疑又且
 勇於背章句之旨亦獨何哉蓋朱子皆以久為在內
 者其意若曰唯其常於中故驗於外者悠遠而博厚
 高明惟博厚高明故又如此之悠久則驗於外
 者又未嘗不常於中也首尾相應如此况同一久字
 不應頓有內外之異若以久亦可以言外耶則上文
 久與悠遠分內與外又何為而不可易耶以此見朱
 子之精密○黃氏洵饒曰微則悠遠以下言由
 體而遠用博厚所以載物也以下因用以見體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龜山楊氏曰配合也與孟子配義與道之配同○陳氏曰

同用以功言同體以德言○問此章以博厚居高明之前後章以持載居覆幬之前何也雙峰饒氏曰博厚持載指仁而言高明覆幬指知而言以入德言則知先乎仁以成德言則仁先乎知此博厚持載之仁所以居高明覆幬之前也而悠久無疆代明錯行又仁知之勇也○新安陳氏曰悠久即博厚高明之悠久無疆即天地之無疆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見音現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陳氏曰不見而章是不待有所

示而功用自然章著此處與地一般不動而變動則猶有形迹至於不動則如天之變化萬物無形迹此處與天為一般無為而成有所為而成尚有形迹無所為而成其功用至於悠久自不見其形迹此亦悠久無疆言之也○問以不見指博厚不動指高明易曉無為而成與悠久無疆似不相貫雙峰饒氏曰悠久是貫天地而言不見不動便是無為惟其博厚高明悠久所以能成物不見而章是品物流形不動而變是雲行雨施無為而成是各正性命○雲峰胡氏曰無息便是久久便自然證驗於外不息則久是存於中者久也悠久成物是驗於外者久也凡功用豈無積之博厚發之高明者其博厚高明未必能久無他不自真積力久中來也惟實於中者久故證於外者亦久內外此誠內外悠久終始此誠終始悠久朱子曰博厚高明猶人之形體悠久猶人之元氣有旨哉一章成已成物誠之者之事此悠久成物誠者之

事曰成物曰無疆曰無為而成皆指悠久之成功而言皆指博厚高明之悠久而言○東陽許氏曰不見不動只是言聖人無為下句又總上二句地未嘗有意於生物而百穀草木禽獸昆蟲皆粲然可觀是不見而章也天未嘗有意變化萬物而有生之類皆稟命於天是不動而變也通考黃氏洵饒曰博厚配地云云言聖人配天地如此者不見而章以下專言天地以明聖人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扶又反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

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

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節齋蔡氏曰不貳則無間

斷所以不息○新安陳氏曰不貳者一也一即誠也惟其為物誠一而不貳所以不息而其生物之多所以不可得而測度也生物不測下文今夫天以後詳言之○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至貨財殖焉專言天地之道觀此及下文兩提起天地之道可見上文皆是說聖人之道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

物之功

新安陳氏曰誠一不貳接上文說來所以博極其博厚極其厚高明悠久各極其盛而有生物之功如下文所云也

今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

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

河海而不洩

私列反

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

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

及其不測

元鼉反

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藏去聲卷平聲勺音若反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

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

如玉振之振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

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水魯

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朱子曰管中所見之天也是天德地

大底也只是天○問天斯昭昭是指其一處而言及其無窮是舉全體而言向來將謂天地山川皆因積

累而後致曰舉此全體而言則其氣象功效自是知此○三山陳氏曰大意蓋言天地聖人皆具此實理

無有駁雜無有間斷故能有此功用耳通考史氏伯

濬曰至誠則自然無息無息則自然實於中驗於外而與天地同其體用非至誠之後猶有待於不息而

後能與天地同其功用也或問力辨諸家之失皆為其如此○按章句上文曰此四條皆發明由其不貳

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此曰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兩意字正

相應蓋至誠之德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及物之功則未嘗不自近而及遠自小而至大也故以天地山川

積盛而能生物者為喻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義其辭則似以天地山川由積累而

後大者而實則非有此事也故章句曰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黃氏

洵饒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云云是兼言天地聖人○不貳不息發出則盛大不貳

不息體也盛大用發見於外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

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

已於音嗚乎音呼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

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黃氏

曰誠便是維天之命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

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西山真氏

曰純是至誠無一毫人偽惟其純誠無雜自然能不

已如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

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而老自始

而終無一息之間亦以其誠也既誠自然能不已○

雲峰胡氏曰上文言聖人之至誠無息而於天地之

道曰不貳此言天命之於穆不已而於聖人之德則

曰純互而言之也純則不貳不貳所以誠此文王之

所以為文也此天之所以為天也○新安陳氏曰子

思引詩以明天地與聖人之道同一至誠無息而已

維天命之流行實深遠難測而萬古不已釋之曰此

天之所以為天也深意在所以字天之所以為天惟

在至誠無息焉耳於乎豈不顯著乎文王之德之純

一不貳也又釋之曰此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深意亦

在所以字文王所以為文亦在至誠無息焉耳遂揭

於穆不已之不已字與之德之純之純字總紐之曰

純亦不已下一亦字妙文王維其德之純也故亦能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葉氏曰言聖人與天地合德所以為

一文王以證羣聖人也

天道○新安倪氏曰按饒氏以哀公問政章至此為第四大節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者之勇發明天道也○此十二章除誠明章統說起外自盡性以下五章是申言三達德以發明天道人道之義自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是申言費隱以發明天道人道之義也前五章申言三達德以發明天道人道之說此則雙峰之所言以後六章為申言費隱以發明天道人道之義何以知之章句以發育峻極為極於至大而無外以三千三百為入於至小而無間以存心為極乎道體之大以致知為盡乎道體之細所謂大小非即費之大小乎下二章皆承此章言之則亦莫非費之大小而已然此皆言費而隱在其中亦猶前章之意爾繼此則仲尼祖述章發出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之言小德大德非隱乎川流敦化則費矣下二章又承此章而言

前章承小德川流而言即費意後章承大德敦化而言即隱意十二章中前五章先天道而後人道者是欲學者先知天道以為造道之準的然後由人道以求至乎其極耳後六章先人道而後天道者是又欲學者先得人道以為進道之階梯然後可以盡乎天道之極至耳前五章言天道人道以一章間一章為序者因三達德而分也後六章言天道人道以三章間三章為序者因費隱大小而分也皆是反覆發明天道人道之義而天道人道又不過皆所以發明中庸也又嘗因此一節十二章之旨以推前二節十九章之義則似乎有相合者何則中庸除首末二章始之終之外中間分三大節前十章是一節言中庸次九章是一節言費隱合而觀之是自三達德說入費隱上去其實皆所以明中庸之義也後十二章是一節皆言天道人道析

而辯之亦是自三達德說入費隱前則析為二節而詳言之後則合為一節而統言之是後一節之中却該前二節所言之意也前二節則主於立本用工以立其本故但言三達德與費隱以發明中庸後一節則主於致用成功而致其用故分別天道人道以發明中庸其實天道人道亦但於達德費隱上見之此其大畧也其詳于第三十三章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雙峰饒氏曰道即率性之謂雖天下之所共由而非聖人不能盡故獨舉而歸之聖人亦猶前章言君子之道以道雖愚夫愚婦之所可知可行而非君子不能知不能行也
通考黃氏紹曰中庸為傳道而作一書所言無非道前半篇自入德而言則多君子之道蓋自其公共者

言之人人皆可與知而能行也後半篇自成德而言故皆言聖人之道蓋能體此道者聖人所獨也○東陽許氏曰此章當分聖人學者看○
黃氏洵饒曰此大哉包下文大哉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朱子曰洋洋是流動
充滿之意聖道發育即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成須要聖人使他發育峻極于天只是充塞天地底意思○陳氏曰此一節言道體之大處流動充滿乎天地之間而無所不在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雙峰饒氏曰發育萬物以道之功用而言萬物發生發育於陰陽五行之氣道即陰陽五行之理是氣之所流行即是理之所流行也峻極於天以道之體段而言天下之物高大無過於天者天之所以

為天雖不過陰陽五行渾淪磅礴之氣而有是氣必具是理是氣之所充塞即此理之所充塞也此言道之大用全體極於至大而無外有如此者即前章語大天下莫能載之意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

趙格庵氏

曰經禮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之類曲禮如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

此言道之入於

至小而無間

去聲也問前既言大哉聖人之道矣而復言道體之大散於禮儀之末者如此朱子曰得之○禮儀便是儀禮中十冠禮諸侯冠禮天子冠禮之類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如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之小目有三千條○陳氏曰此一

節言道體之小處雖三千三百之儀而無物不有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雙峰饒氏曰三百三千莫非天理自然之節文何適而非此道所形見者此言道雖至大而其間節目至精至密極其至小而無內有如此者即前章語小天下莫能破之意也然三千三百雖以道之至小者言而上句乃以優優大哉發之疑若語大而非語小者蓋此章本以聖道之大為言然不合衆小則無以成其大如太山之高以衆土之積滄海之深以衆流之會使是道之中包含蘊蓄容有一理之不備亦何以見其為大之實哉此三千三百雖指至小而言而其實乃所以形容其大也安得不以優優大哉發之耶通考黃氏洵饒曰峻極于天其大無外威儀三千其小無內○峻極于天高不可測至道之功威儀三千卑不可抗至道之具○此一節言小無內而言大哉者贊之也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陳氏曰道之大處小處皆須待其人而後行○饒氏曰必得如是之人而後可

行如是之道也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凝聚也成也

朱子曰發

育峻極三千三百皆至道苟非至德之人則不能凝此道而行之凝字最緊若不能凝更沒些子屬自家須是凝方得又曰道非德不凝故下文遂言修德事○雙峰饒氏曰德者得是道於已也道之小大各極其至故曰至道德之大小各極其至斯為至德有是至德然後足以凝聚是至道而為已有不則道自道

已自己判然二物豈復為吾用也哉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聲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

道由也溫猶煇溫之溫火熟物曰煇似廉似林二切謂故學之矣

復扶又反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

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

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朱子曰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綱領下五句

上截皆是大綱工夫下截皆是細密工夫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此是尊德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此是道問學如程先生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道之為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往而不在焉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盡於小○黃氏曰存心則一念全萬理具致知則逐物皆當理會通考黃氏洵饒曰尊德性是小支致廣大以下節解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致廣大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極高明涵泳乎其所已知

溫故敦篤乎其所已能敦厚此皆存心之屬也朱子曰致廣大謂心胸開闊無此疆彼界之殊極高明謂無一毫人欲之私以累於此纔汨於人欲便卑汙矣○雲峰胡氏曰或疑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若可以移解高明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若可以移解廣大愚謂二者雖總說尊

德性亦有先後之序意者萌動之始止可言蔽一為意所蔽則廣大處已被窒塞了欲則不止於意而為物所昏無所謂高明者矣所以方可言自累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精盡微處聲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道中理義則日知

其所未知新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崇禮此皆致知之

屬也朱子曰極高明是言心道中庸是學底事立心超乎萬物之表而不為物所蔽累是高明及行事則恁地細密無過不及是中庸厚是資質朴實敦是愈加厚重培其本根有一般人實是敦厚純朴然或箕踞不以為非便是不崇禮若只去理會禮文而不敦厚則又無以居之所以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

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

東陽許氏曰大小相資首尾相應大言上五節

小言下五節首言尊德性道問學一句尾言下四句

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

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朱子曰尊德性至敦厚此上一截是渾淪處道問學至崇禮此

下一截便是詳密處道體之大者直是難守細處又難窮究若有上一截無下一截只管渾淪則茫然無覺若有下一截而無上一截只管要纖悉皆知則又空無所寄○陳氏曰存心以極道體之大應前洋洋一節致知以盡道體之細應前優優一節○雲峰胡氏曰讀此者往往因陳氏謂存心是力行工夫遂疑高明溫故知新屬知殊不知章句但曰存心致知未嘗曰力行致知朱子曰尊德性所以力行而必口存心何也大學補傳取程子或問十二節即致知之事末後五節所以涵養本原之地即存心之事也若

謂存心便是力行下文有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謂之非力行無以致知可乎大抵先要看本文大字與尊字道體至大心體本亦至大尊之則能存此心之大所以能極乎此道之大恐未便說到力行處竊以為存心不過是存其心體之本然者致知是推極夫事理之當然者心體本自廣大不以私意蔽之即謂之致心體本自高明不以私欲累之即謂之極已知者溫之而涵泳之味深已厚者敦之而持守之力固此皆存其心之本然者也然心之廣大自具精微之理不學則於理便有毫釐之差心之高明自有中庸之則不學則於事易有過不及之謬故之中有無限新意不學則不能知新雖溫故亦不能以盡精微敦厚之外有多少節文不學則不能崇禮雖敦厚亦不能以道中庸中庸即是精微之極致究其極一而已矣凡此皆推極其事理之當然者也蓋道體極於至大而無外非淺陋之胸襟所能容所以不可不存夫心

體之本然者道體入於至細而無間非粗疎之學問所能悉所以不可不極夫事理之常然者要之存心不大故用力不自蔽不自累足矣涵泳乎此敦篤乎此足矣不必於其中又分知與行若致知工夫其中却自兼行而言非十分細密不可也或曰書以中庸名自第二章以後提起中庸言者凡七皆孔子之言也中庸之道在知與行子思於此以道中庸偏為學問致知之事何也愚謂首章子思所言未發之中也即此所謂德性是也戒慎恐懼即此所謂恭敬奉持之意其引孔子言中庸皆已發之中擇而行之莫先於致知此以道中庸屬學問之事何疑曰尊德性以下皆有而字見得存心致知是兩事未於敦厚崇禮不曰而而曰以何也愚謂下而字則重在下股謂存心不可以不致知下以字則重在上股謂非存心無以致知也

通考 史氏伯容曰章句以上四者皆為存心之屬下四者皆為致知之屬者蓋上四者皆為存

如此者常欲保全之使不至於不如此下四者皆是本如此者亦欲窮究之求其得至於此詳玩章句之旨可見上曰不以自蔽不以自累涵泳已知敦厚已能曰自曰已便見得皆是已如此之意此譬如穀之已在倉者不須多用得力但須常常照管使倉不至破敝穀不至散失毋為雀鼠所耗毋為盜賊所竊而巳何莫非存心之事乎下曰析理不使差處事不使謬日知所未知日謹所未謹曰不使曰所未便可見皆是未如此之意曰不使有差謬曰知謹所未知謹便可見欲窮究之求其得至於如此之意此譬如穀之未得入倉者便須著力搬運使先後接續入倉未穫者穫之未收者收之無有顆粒之或棄不為他人之所得必至於倉實而後已何莫非致知之謂乎或疑故是舊所聞乃得之於外者與廣大高明本自如此者不同何乃皆為存心之事曰廣大高明是得於賦予之本然者故是所已知厚是所已知能若是得於

前日學力之已然者二者雖有不同然既皆為吾心
 所有則但皆為存心之事而已况性無內外得於學
 力之已然者亦不過復其賦予之本然者而已○又
 曰胡氏說正為破雙峰分知行而發極為精詳可謂
 度越諸編但以而字以字分配章句二句之義則未
 必然章句此三句乃通釋五句之旨非存心無以致
 知即非尊德性無以道問學之謂存心又不可不致
 知即尊德性又不可不道問學之謂下四句皆當以
 此意推之嘗有問中庸溫故知新與論語所言如何
 於朱子者朱子答以中庸溫故重主於尊德性而言
 所謂得其本而未自順也今如通之說則溫故反為
 輕耶况存心是本子思豈應前四句皆重下股耶假
 如子思前四句重下股末一句重上股則章句亦當
 先說存心不可不致知後說非存心無以致知也謂
 此章中庸謂已發之中則可謂孔子言中庸皆已發
 則未可朱子釋篇名中字之義何嘗不兼未發之中

言哉子思又何嘗不取夫子所言以名篇哉○又曰
 謹按章句存心致知之分固無加然四句上半截皆
 屬存心已無可疑下半截皆屬致知則似聖賢之學
 偏於知而不及行此所以不免諸家紛紛之論也意
 者於下截四句以盡精微知新屬知道中庸崇禮屬
 行如此則上句尊德性依舊只是存心道問學却是
 兼知行為下四句之綱尊德性是存心統四句上半
 截道問學兼知行統四句下半截亦與章句無背蓋
 知所以造其理行所以履其事而心則所以具眾理
 而應萬事者也故致知而不先存其心則具眾理之
 體不立而無以為造理之本矣力行而不先存其心
 則應萬事之用不行而無以為履事之本矣故能存
 心則不以私意自蔽而後可以盡精微存心則能涵
 泳其所已知而後可以知新此皆存心以致知也存
 心則不以利欲自累而後可以道中庸存心則可敦
 篤所已能而後可以崇禮此皆存心以力行者也存

所以為知行之本者如此若以知行相對言之則盡精微與道中庸知新與崇禮又未嘗不先知而後行也饒雙峰陳定宇惟不察此意故以知行互有先後為說饒氏猶知其不可為訓強說先仁後知之序陳氏併不達雙峰之旨但直以知行先後文王為說行先於知天下寧有是哉按章句於致廣大言私意私意所蔽則有害於知故不以私意自蔽則能盡精微而知可致矣於極高明言私欲私欲所累則有害於行故不以私欲自累則能道中庸而行之力矣於溫故言已知於敦厚言已知能對能而言正與論語學而章或問之言有契何嘗不帶行意但曰已知已能則是心所得非求知求能之事則溫之敦之但當屬之存心為知行之本耳故已知者溫之則能日知所未知而致知之工愈密矣已知者敦之則能日謹所未謹而力行之工愈至矣觀其釋道中庸為處事崇禮為謹飾文二者亦皆帶行意思又可見下截兼

知行未必不合經註意處至其以知行相對而言之復者蓋以上截存心言之則致廣大極高明是以得於賦與之本然者言溫故敦厚是以得於前日之學力之已然者言○朱氏公遷曰學以會其理則學字屬乎知學以習其事則學字屬乎行惟觀其對待之語何如耳○致知力行與存心致知其先後次序不同必也明此理而後能盡此理此致知所以居力行之先也必使一念全而萬理具然後可使念慮精而萬理明此存心所以居致知之先也蓋存心是全此理之統體致知是各隨其理而察之故與知行之序不同○何氏潛齋曰尊德性而不道問學如今世禪學道問學而不尊德性如今世俗學本末兼該精粗非備此所以為聖賢之學也○董氏彝曰率者所以循此性之自然通上下而言盡者所以盡此性之極致指聖人之事言尊者所以奉此性之大用指賢人之事言○黃氏紹曰大學致知工夫在誠意正心之

先中庸尊德性道問學一節朱子又以致知居存心之後以知行分先後則致知在先而誠正之功在後以大小分先後則先存心以極乎道體之大然後致知以盡乎道體之細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

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與倍

背同與平聲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朱子曰居上不驕至默足以容

言小大精粗一齊理會過貫徹了後盛德之效自然如此。不倍謂忠於上而不背叛興如興賢興能之興。明哲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占

便宜如揚雄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

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他被這幾句誤然明哲

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

尊德性所以充其發育峻極之大道問學所以盡

其三千三百之小以其大小兼該精粗不二故居上

居下有道無道無所不宜。新安陳氏曰引詩以證

無道默容子思其亦有感於所逢之時而有是言歟

通考東陽許氏曰前面說許大工夫及就身上取功

效却只是明哲保身而已明哲是見得理極分明了

行事却只中庸故能保其身保身不是趨利避害行

事合宜自然無害然則當死處亦須死只是安簡是

字而已。史氏伯璿曰詳味語錄明哲是曉天下事

理之言云云正是為豫章陳氏識見而設何為而又

自為此說耶愚竊以為引詩是通證上文居上不驕

至默足以容數句故結之曰其此之謂歟今以為但

證隱居默容誤矣况烝民之詩為仲山甫作山甫乃

宣王中興之佐
豈但默容也耶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雙峰饒氏曰一篇之中論問學之道

綱目備而首尾詳無有過於此章者也
氏伯璿曰此章兼費之大小而言而隱在費之中是以此發明人道也發育峻極便是敦化處發育即化意峻極即敦意
三百便是川流意此於川流意自易見皆只言費之大小雖費中有隱然未說出以示人也
下文自尊德性道問學以盡乎下二章所言皆是但言費而隱在其中
直至仲尼祖述章方說出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二句小德大德正是隱川流敦化則費矣或疑大德為萬殊之本以為言隱可也小德為全體之分亦以為隱可乎曰萬殊之本即萬物統體一太極全體之分即物物各具一太極耳

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萬物統體處與物物各具處皆如此不離乎陰陽者即費也川流敦化是已不雜乎陰陽者非隱乎舍大德小德將何以當之蓋費有大小大處小處皆有隱大處之隱非即敦化者之大德乎小處之隱非即川流者之小德乎若但以大德為隱小德不為隱則是費之大處有隱費之小處却無隱也造化本原上有隱事物各具上却無隱也而可乎蓋亦以天道流行人性感通之理而驗之乎蓋以天道對人性言之則天道即是全體處所謂萬殊之本也非大德而何人性即是萬殊處所謂全體之分也非小德而何然天道之流行處便是敦化之意固費也人性之感通處便是川流之意亦費也天道之冲漠無朕處固是費中之隱即大德是也人性之寂然不動處亦豈非費中之隱乎不謂之小德不可也以此

推之則費隱之義尤為易見。朱氏公遷曰：率性謂道是兼人物言，故推原其本大哉。聖人之道是就聖人而言，故贊美其大體。道之極則位育之功無不臻，其妙道無不體，則身之所處無不適。其宜戒懼慎獨是動靜兼致，其功而於道之體用無不盡也。尊德性道問學是明誠兼致其功而於道之大小無不凝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

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好去聲，裁古災反。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陳氏曰：愚者無德，賤者無位，當

聽上之所為，生今世而欲復古道，裁必及身。嘆時不可為自用自專，皆非明哲保身之道也。承上章末意。

而引此。東陽許氏曰：生乎今之世，以下是通說上二句，蓋愚賤者不可作禮樂則居今之世，當遵守當代之法。若欲反用古之道，即是改作矣，必獲罪於上，故曰裁及其身。通考：史氏伯璿曰：如此者之此字，是通指愚自用、賤自專、今反古三者言，則裁及身是三者之通戒。陳氏之言似欠明潔，兼之愚自用、政是有位無德而欲作禮樂者，亦以為當聽上之所為，亦欠分曉。但曰承上章末意而引，却可備一說。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也。

禮記云：禮也者

猶體也。度品制，文書名。

朱子曰：書名是字底名字，如大字喚

做大字，上字喚做上字，下字喚做下字，易得差，所以每歲使大行人之屬巡行天下考過，這字是正與不

正○看此段先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規模廣闊處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是甚麼樣氣象使有王者作改正朔易服色等事一齊改換一番其切近處則自吾一念之微而無毫釐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一齊被他翦截裁成過先須看取他這樣大意思方有益通考東陽許氏曰書名者即字也名則其字之聲也如天字之形是書讀之曰天是名考者欲立其字形及讀之音聲○趙氏憲曰周禮秋官大行人七歲屬象胥諭語言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文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今曰字又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疏正其字使四方讀之古之文字少則曰名今之文字多則曰字字者滋也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行去聲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

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朱子曰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體如辨上下定民志君臣父子貴賤尊卑相接之體皆是天子制此禮通上下共行之故其次序之體等威節文皆如一也○新安陳氏曰車同軌與制度應車亦制度之一端也書同文與考文應行同倫與議禮應○何氏潛齋曰行同倫故禮可議也車同軌故度可制也書同文故文可考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朱子曰有位無德而

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居周世而欲行夏殷禮所謂居今世反

古道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議禮所以制行故行同倫制度所以為法故車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文同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

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朱子曰言有宋存焉便見杞又

都無了如今春秋傳中宋猶有些商禮在○問前輩多以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又曰吾從周其說似相牴牾者然以此章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之意觀之則夫子之從周特以當時所用而不得不從耳非以為盡當從周若荅為邦之問乃其素志耳曰得之○雙峰饒氏曰無德是愚無位是賤作禮樂是自用自專問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專指賤者而不及愚者何也曰此章為在下位者言故於賤者特詳而未引孔子作箇樣子問今用之吾從周想是不敢議禮但從周而已曰當世用周禮吾亦從周禮蓋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也○雲峰胡氏曰孔子所學周禮即周公所制之禮第十八十九章言周公制周之禮有其位而有其德也此章言孔子從周之禮有其德而無其位者也章末數語較之論語有二疑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此曰杞不足徵而有宋存焉豈非以春

秋之時杞去夏已遠而宋去殷猶未遠歟杞文獻不足宋或典籍散逸而文籍猶有存歟或先哲凋謝而賢者猶有存歟語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此曰今用之吾從周豈不以周禮至春秋之時已非復周公制作之舊如用之者孔子設言其或用禮樂則如此今用之者孔子明言天下之所通用者今如此也孔子雖不欲徇時俗之弊而亦不敢不循時王之制此所以為孔子之時中也通考朱氏公遷曰論語言宋不足徵中庸言有宋存焉先儒之意以謂自二代之禮言之則杞宋皆不足徵自杞宋二國言之則杞宋皆宋尤不足徵是也愚謂以二代之禮言之則杞宋皆可歎已對時王之禮言之則夫子殷人也不忍言宋之不足徵也故夏禮曰說殷禮尚禮皆曰學而幸其有宋存焉然雖有僅存而非當世之法也故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親親而尊尊有哀傷不滿之意焉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

道也

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章專言費之小者而隱在費之中亦是以此發明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去聲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

國不與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通考黃氏洵饒曰王天下有三

重焉其寡過矣乎人能寡過者謂堯舜之世民仁壽桀紂之世民天鄙而人得寡過矣之人天下之人也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

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

文獻不足徵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

在尊位也

三山陳氏曰上乎周為夏商禮非不善然於今無可徵民將駭而不信下而不達如

孔子德非不善然不得顯位以行之民亦將玩而不信○問程子以上焉者為三王以前下焉者為五霸

諸侯之事朱子之說不同何也蛟峰方氏曰上焉者無徵則夏商也經已言之下焉者不尊舍孔子誰當

之若五霸則其善不足稱矣故上焉者無徵則當以時言下焉者不尊則當以位言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

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

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

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

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扶又起

不易吾言者也

朱子曰此天地只是道耳謂吾建於此而與天地之道不相悖○問鬼神

只是龜從筮從與鬼神合其吉凶否曰亦是然不專在此只是合鬼神之理○此段第一句第二句是以

人已對言第三句第六句是以已往方來對言第四句第五句是以隱顯對言○雲峰胡氏曰朱子謂先

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及其氣象規模廣濶處益大而議禮制度小而考文莫不有以新天下之視聽而

能一天下之心徵諸庶民而庶民合建諸天地鬼神
 而天地鬼神合前聖之已往後聖之未來無不合者
 其功用如此宏大悠遠而其本領只在人主一身上
 前章曰有其德此曰本諸身章句曰本諸身者有其
 德也前章言無德位而作禮樂其終也災必逮身此
 言有德有位而作禮樂其始也必本諸身事有不本
 諸身而為之者其末也災不逮身者鮮矣○東陽許
 氏曰本諸身以下六節只是本諸身一句是致力處
 下五節皆以為徵驗爾君子之道即上三重謂有位
 之君子行此三重之道必本於此身之有德則自有
 下五者之應若下五者不應是身無其德也則用其
 力以修德通考黃氏洵饒曰建諸天地而不悖與天
 地同體質証也諸鬼神而無疑與天地同用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

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朱子曰此段說知天知人處雖只舉後世與鬼神言其實

結上四句之義○此溪陳氏曰鬼神天理之至也聖人
 人道之至也惟知天理之至所以無疑惟知天道
 之至所以不惑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上文四句下
 文兩句却只說鬼神聖人二者蓋鬼神乃天地氣之
 靈者鬼神即該天地一句而以知天結之先聖後聖
 一揆即後聖該三王一句而以知人結之○史氏伯
 瘠曰意者天地著鬼神幽幽者難知三王已然後聖
 未然未然而難知故二句但從難知者言之爾清所
 章先生嘗謂不繆不悖不是知意無疑無惑正是知
 意故以此結之也但上文六句而此只言四句抑有
 說乎蓋本諸身而未徵諸庶民無以驗其德之可以
 通天下之志與否也徵諸庶民而不考諸三王則霸

者之民驩虞如也亦豈足為信從之正哉故必考諸
三王不謬然後身所本民所徵皆合乎前聖之成法
自然有建天地質鬼神俟後聖之必然者矣此所以
但以四句言也○黃氏洵饒曰二十章知人知天與
此章一意但知人彼以知人之賢否言
此知人就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上說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
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三山潘氏曰行有成迹故可效法言只言其理如此
未有事迹可據故人準則之○陳氏曰遠者悅其德
之被故有企慕之意近者習其行之常故無厭敷之
心○雲峰胡氏曰上文言質鬼神俟百世要其終也

為下不倍然有位無德則居上不驕者也以三
重章言居上不驕然下焉者雖善不尊則為下
不倍者也妄謂此二章皆平應居上不驕為下
不倍二語不必分屬二章李氏斯言亦不為無
理但聖賢立言自有賓主前章有位無德不敢
作禮樂與章首愚好自用一句相應而相反是
固以居上而言然全章除此語外於賤者特
實則主為下不倍而言也此章下焉者雖善不
尊不信而民不從以對上焉者雖善無徵是固
以為下而言然全章除此語外於王天下之君
子尤詳實則主居上不驕而言也以是觀之何
用必疑於章句之分屬哉通考更氏伯璿曰此
章專言費之大者而隱在費之中亦是以此發
明人道○朱氏公遷曰中庸二章前章為在下
位者言之故重在位後章為在上位者言之
故重在德有德有位斯可用損益之權矣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

自然之運襲音習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

本末而言也朱子曰下襲水土是因土地之空所謂

曰前言堯舜文武周公能體中庸之道此言孔子法

堯舜文武以體中庸之道也宗師堯舜之道堯舜人

道之極也效法文武之法三代法度至周而備也天

時者春夏秋冬之四時聖人法其自然之運水土者

東西南北之四方聖人因其一定之理朱子謂此兼

內外該本末而言其律天時如不時不食迅烈必變

其襲水土如居魯逢掖居宋章甫乃其事也其律天

時如仕止久速皆當其可其襲水土如用舍行藏隨

故申言徵庶民之意原其始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

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惡去聲射音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

六事而言陳氏曰在彼無惡是應遠之則有望在此

無射是應近之則不厭庶幾終譽是應世

為天下道三句意蚤有譽又總結以永終譽意新安

陳氏曰永終譽要其終而言蚤有譽由其始而言蚤

有譽尚易永終譽尤難君子之道本不欲于譽也自

然有譽者乃本諸身之驗所謂徵諸庶民是也○雲

峰胡氏曰引詩在彼無惡在此無射以永終譽徵諸

王之後助祭之詩引之則所謂在彼無惡即遠之有望之意在此無斃即近之不厭之意言君子德盛道行民之敬慕愛戴如此故下文如此之此指本諸身以下六事也○何潛齋曰引詩無惡無射所以證上文而結之此令聞令望所以著於天下也○更氏伯璿曰竊意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當看未有二字正是謂必有本諸身以下六事方有永終之譽却不是未能有此六者而先有譽也故曰未有蚤即先之意對不字而言故饒氏以為猶遽也陳氏以蚤有譽為始為易不知子思之意正是以為無蚤有譽之理○黃氏洵饒曰是故君子動字是小支行而世為天下法是小節解行言即動天下法天下則即天下道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

道也

新安倪氏曰按番陽李氏云章句取二十七章結語分屬後二章以愚好自用章言

遇而安乃其行也行以內言本也事以外言末也蓋聖人能盡中庸之道所以精處如此粗處亦如此○潛室陳氏曰祖述者法在其中憲章者道在其內律天時者大則顯晦屈伸小則飲食寢處襲水土者大則坎止流行小則採山釣水細底道理為本為內麤底道理為末為外○雙峰饒氏曰上二句言學之貫乎古今下二句言學之該乎穹壤○雲峰胡氏曰中之一字堯舜始發之自堯舜至文武相傳只是此中天時水土亦只是此中於堯舜曰祖述於文武曰憲章於天時曰上律於水土曰下襲便見夫子之時中遠宗其道法不在乎道之外近守其法道皆寓乎法之中此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律天時如不時不食是末夫子聖之時是本襲水土如居魯而逢掖是末安土敦乎仁是本此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蛟峰方氏曰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故此書之末以仲尼明之通考韓氏古遺曰仲尼祖述堯舜之道內

也本也憲章文武之法外也末也然文武之法本乎
 堯舜之道堯舜之道見於文武之法則內外兼本末
 該也所因天時之運內也本也所襲水土一定之理
 外也末也然水土一定之理本乎天時自然之運然
 天時自然之運見於一定之理則內外兼本末該也
 ○黃氏洵饒曰堯舜之道見於文武之法文武之法
 本乎堯舜之道遠宗其道則內兼外本該末近守其
 法則外兼內末該本也天之自然之運見於一定之
 理地之一定之理本乎天之自然之運法其自然之
 運則亦內兼外本該末因其一定之理則亦外兼內
 末該本也皆兼內外該本末○道無非法法無非道
 遠宗其道法在其中近守其法道在其中自然之運
 見於一定之理一定之理本乎自然之運○道是法
 其自然之運是內本因其一定之理是外末該本末
 者道無非法法無非道言道則法在其中言法則道
 在其中此下標註之意尤詳○黃氏四如曰聖聖相

傳者道自堯舜而始明夫子所以遠宗而法在其中
 道之所寓者德德至文武而後備夫子所以近守而
 道在其中帝王一中庸也天時天運行之節夫子後
 天而奉天時所以上律天時律即法也水土土地生成
 之常夫子安土敦仁所以下襲水土天地一中庸也
 既法帝王又法天地亦循中庸而已○勿軒熊氏曰
 此言夫子作聖工夫祖述憲章所以盡乎人之道上
 律下襲所以盡乎天地之道○史氏伯璿曰或疑經
 文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四者章句既曰皆兼內外該
 本末而或問但言上律下襲二者不及祖述憲章之
 意蓋目雖有四事不過二堯舜之道文武之法不過
 即於上律下襲之中見之堯舜文武所以施之天下
 國家何者不是上律下襲之事夫子遠宗近守亦在
 於上律下襲而已或又疑或問所言夫子上律下襲
 之實不知當以何者為本為內何者為末為外耶曰
 事理本不相離精粗初無二致若本自本末自末內

自內外自外則理為虛器事為粗迹精粗皆不相干矣姑以得夏時贊易一端言之則以建寅之月為歲首與爻畫象數皆其粗者所謂未與外也至于正之所以當建寅爻畫象數之所以生生不窮則有至理存焉即其精者所謂本與內也推此一端餘可見矣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

日月之代明辟音譬幬徒報反

錯猶迭也

陳氏曰如四時之相交錯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如日月之更相代日升則月沉

月升則日沉

此言聖人之德

雙峰饒氏曰此章言孔子之德如地之無不持載謂乘載

得天下許多道理無一之不盡如天之無不覆幬謂括得天下許多道理無一之或遺錯行代明謂夫子

之道無所不備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可仕而仕可止而止亦如寒暑之迭用日月之互照然持載如地博厚之至也覆幬如天高明之至也錯行代明如日月悠久之至也○新安陳氏曰此所取譬上二句以天地之定位言下二句以陰陽之流行言通考黃氏洵如曰無不覆載道廣大之體錯行代明道變通之用辟如以下四句夫子與天地相似故不違底意思夫子得是道之高明故無不覆得是道之博厚則無不載夫子兼天地覆載備四時日月於一身天地有萬物有榮悴生滅而夫子道內生意常自如日月四時有盈昃愆伏而夫子之道歷萬世不朽是夫子為大而天地為小○勿軒熊氏曰就後兩截看上一截是言夫子之德與天地之全體同其大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

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惇猶背

音佩

也天覆地載萬物竝育於其間而不相害

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

北溪陳氏曰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大化流

行萬物止其所而不相侵害也四時錯行日月代明一寒一暑一晝一夜似乎相反而實非相違悖也

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竝育竝行者大

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

新安陳氏

曰小德如言小節大德如言全體此言天地造化之理小德者一本之散於萬殊者也大德者萬殊之原於一本者也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

一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

道以見

形甸反

上文取譬之意也

朱子曰大德是敦那化底小德是流出那

敦化底出來這便如忠恕忠便是做那恕底恕便是流出那忠來底如中和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只是一箇道理○此言天地之大如此言天地則見聖人矣○黃氏曰天命之性即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即小德之川流大德敦化是體小德川流是用大德是心之本體無許多大底亦做不得小底出來○雲峰胡氏曰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能覆春夏生長秋冬肅殺日明乎晝月明乎夜是各得陰陽之偏而聖人之德則會夫陰陽之全小德川流是其粲然者也大德敦化是其渾然者也渾然者所以竝育竝行而粲然者已包於其中粲然者所以不害不悖而亦不過自渾然中流出故粲然者全體

之分即所謂率性之道即所謂時中之中渾然者萬殊之本即所謂天命之性即所謂未發之中大德敦化四字即是首章大本二字章句以謂根本盛大而出無窮即首章章句所謂天下之理皆由此出者也始以天地喻夫子終謂夫子即天地且不曰天地之大而曰天地所以為大夫子其即太極矣乎通考黃氏洵饒曰二十七章道之大道之小十二章費之大費之小皆此章小德之川流所以然者大德之敦化也小德川流本乎大德敦化大德敦化見於小德之川流孟子論語言大德小德皆中庸小德之川流所以然者皆大德之敦化小德川流如夫子之一貫小德者使萬物各得其所全體之分此一物一太極也大德者至誠無息萬殊之本此萬物體統一太極也
○黃氏四如曰竝育指無不覆載言竝行指錯行代明言小大德二句此章綱領大德者夫子得是道之體如無不覆載竝育竝行也小德者夫子得是道之

用如祖述憲章上律下襲不害不悖是也夫子能盡中庸之道所以小處如此大處亦如此○勿軒熊氏曰此下一截是贊夫子之德與天地之妙用同其化比天地所以為大一句總結上文
○東陽許氏曰此章三節一節言聖人王夫二節言聖人之德如天地三節言天地之大兩辟如既以天地比其經又以四時比其緯祖述憲章即攷諸三王而不謬上律下襲即建諸天地而不悖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東陽許氏曰二十六章言聖人至誠與天

地同道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以下但言天地之盛大則聖人之盛大自見此章先言聖人與天地同道自萬物竝育以下亦但言天地之大則聖人之大自見前章則引文王之詩以結之此章則以孔子之所行起之二章相表裏無非形容聖人之德也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章兼

費隱大小而言蓋小德大德隱也川流敦化則費矣小德川流是費隱之小者大德敦化是費隱之大者是以此發明天道又此章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是就天地分上言包人物於其中故交互分費隱詳見三十二章之末○又曰許氏云中庸分四大節前三節皆以孔子結之第一節自性命之原言之次以大舜顏淵子路三達德為入道之門其後則曰吾弗為之吾弗能已是以孔子折衷之也第二節言費隱其下歷叙大舜文武周公而次以孔子論政繼羣聖之後也第三節言誠反覆於天道人道得時措之安垂萬世之法非孔子不可也後二章至聖至誠亦就此章而言其極爾此說深有助於章句顯見饒氏以哀公問政章為不全是孔子之言與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自為一節不可分天道人道者之不然耳○朱氏公遷曰此章因論

聖人而以天地之道明之但前章因至誠無息而言故以流行不息者為體發育之盛多者為用此章因小德大德而言故以發育流行之各有條理者為用發育流行之渾浩無窮者為體也○自天地之道言之則其道為至極故曰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自道之全體言之則雖天地亦有不能盡故曰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

聰明睿知生知如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

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密也

察明辨也朱子曰仁義禮知之知與聰明睿知便是這一箇禮知是通上下而言睿知是擴充

得較大睿只訓通對知而言知是體睿是深通處文理密察此是聖人於至纖至悉處無不詳審且如一

物初破作兩箇又破作四片若未恰好又破作八片只管詳密文是文章如物之文縷理是條理每事詳

密審察故曰足以有別陳氏曰上一句包說下四句方細破分仁義禮知說仁則度量寬大故曰有容

義則操執牢固故曰有執禮之施敬而已故曰有敬智足以分別事物故曰有別四者皆從聰明睿知中

細破分條貫說來雙峰饒氏曰章句以四者為仁義禮知之德如此則只是四德於溥博之下又言五

者之德何也此章專說小德就五者而論則聰明睿智又是小德之大德聰屬耳明屬目睿知屬心睿則

能思知則能知思屬動魂之為也知屬靜魄之為也

心者魂魄之合魂能知來有所未知則思索而知之陽之靈也魄能藏往其已知則存而記之陰之靈也

一陰一陽相為配對新安陳氏曰唯至聖之德有此生知仁義禮智之體故見於有臨有容有執有敬

有別之用也通考東陽許氏曰聰者無所不聞明者無所不見睿者無所不通智者無所不知此生知之

聖總下四者而言言其資質也寬廣大裕優厚溫溫

和柔順從此仁也仁者度量寬廣足以容物故曰有容發奮起強有力剛不屈毅堅忍此義也義則操守

堅固故曰有執齊心之齊莊貌之嚴中無過不及正不偏不倚中正以臨事言此禮也文理密察知也四

者言其成德也又曰臨者自上臨下之義此謂聖人之德首出庶物然後足以臨下黃氏洵饒曰聰明

睿知此是小支足以有臨包下文四者而言寬裕溫柔以下是節解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遍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朱子曰泉便有箇發

達不已底意新安陳氏曰泉之出必有本原也溥博淵泉四字總詠狀上所列五德之體段出發

見形旬反下同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溥博淵泉而以時發

見於外也新安陳氏曰當用仁時則仁發見當用義時則義發見之類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

而民莫不說見音現說音悅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新安陳氏曰溥博則如昊天淵

泉則如深淵非極其盛而何見言行皆發見也民所以莫不敬信悅以當其可也當其可之謂時是接上文時出字而發揮之下文莫不尊親極言其敬信說也通考黃氏洵饒曰充積極其盛指天淵發見指見言行當其可指敬信說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

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

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施去聲隊音墜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

如天也新安陳氏曰有是聖德之實是以有是聖德之名凡有血氣人類也尊之為君親之如父

母極覆載人所及處皆然豈非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乎此章言達而在上之大聖人其盛德之全體大用如此可謂極至而無以加矣可以當此者其惟堯舜乎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

天道也新安陳氏曰非謂五者之德為小也蓋以此五者分別而言之又以發用言比

下章之渾淪言之而純乎本體者則此為小德之川流而下章為大德之敦化章章明矣

史氏伯璿曰饒氏云此章言小德即是費愚謂言費則隱在費之中矣亦是以此發明天道又

此章小德川流是專就聖人分上言故但為費

○朱氏公遷曰此章配天與高明配天溥博如天之天兼形體與理言但所指之天以形體言而聖人與之相準相形相似者以理言蓋理之

天未嘗離乎形體之天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

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焉於虔反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毗至反

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

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

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

之也朱子曰經綸是用立本是體大本即中也大經即庸也經綸大經立大本即是盡此中庸之道

○北溪陳氏曰經是分疏條理綸是牽連相合大經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倫大本即是中者天下之大本一般中乃未發之中就性論今所謂大本以所性之全體論如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兄是兄弟是弟夫是夫婦是婦各有條理一定而不亂故曰經如君臣之相敬父子之相親夫婦之相唱和兄弟之相友睦朋友之相切磋琢磨牽比其倫類自然相合故曰綸惟聖人極誠無妄於人倫各盡其所當然之實皆可為天下後世之標準故人皆取法之○雙峰饒氏曰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分而理之君仁於臣臣敬其君父慈其子子孝其父是比而合之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經是分其條理綸是牽聯相合先經之然後可以綸之分而言之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各盡其道此經之類也合而言之父子相處必盡親親之仁君臣相接必盡絜矩之義共成其善此綸之類也其於五品之人倫事之大

小莫不皆然此固至誠者之能事而修道之教即在其中又曰無所倚只是至誠自然流出不須著力去做底意息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

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

之知而已北溪陳氏曰知字不可以聞見之知論如肝膽相照一般聖人之德極誠無妄其於

天地造化生育萬物之功與之脗合交契渾融一體所謂知也通考黃氏洵饒氏曰所性之全體謂天命之

性盡其當然之實謂謂其有極立之即致中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

夫音扶豈有所倚著直略於物而後能哉問夫焉有所倚朱子曰自

家都是實理無些欠缺經綸自經綸立本自立本知
 化育自知化育不用倚靠別物事然後能如此如為
 仁由已而由人乎哉之意日用間底都是君臣父子
 夫婦人倫之理更不倚著人只從此心中流行於經
 綸人倫處便是法則此身在這裏便是立本知天地
 化育是自知得飽相似何用靠他物黃直卿云便是
 不思不勉意思謂更不靠心力去思勉他這箇實理
 自然經綸立本知化育更不用心力○問中庸兩處
 說天下之至誠而其結語一曰贊化育一曰知化育
 贊與知如何分曰盡其性者是從裏面說將出去故
 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以贊化育也經綸大經是
 從下面說上去如修道之教是也立天下之大本是
 靜而無一息之不中處知化育則知天理之流行矣
 ○雙峰饒氏曰大經是道大本是性性乃大經之本
 也天地化育是命又大經大本之所自來也○雲峰
 胡氏曰首章由造化說聖人故曰命曰性曰道由體

之隱達於用之費也此章言聖人之所以為造化則
 曰道曰性而後曰命由用之費而原其體之隱也前
 曰贊化育此曰知化育贊云者至誠之功有補於造
 化也知云者至誠之心無間於天地也前章以時出
 之是小德之川流是時中之中此章大本是大德之
 敦化是未發之中首章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此則加
 以立之一字大本是所性之全體本無一毫人欲之
 偽立之者聖人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
 之也立字不是用力字通考宋氏公遷曰誠以心言
 聖人之事也至誠前知言至誠之能事至誠贊化及
 至誠經綸言至誠之功用至誠無息言其德微則悠
 遠以下指其驗於天下之氣象功效而言也無息則
 與天地相配贊化則與天地相參知化則與天地相
 合無息則與天地合其德前知則與鬼神合其吉凶
 純之
 純反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

朱子曰肫肫其仁者人倫之間若無些仁厚意

則父子兄弟不相管攝矣○鄭氏曰肫肫懇至貌程氏曰厚也呂氏曰純全之義一云渾厚無間斷之貌

○非溪陳氏曰經綸大經須加懇切詳細之功不可有急迫躁切之意○雙峰饒氏曰肫肫其仁如何以

配經綸大經蓋仁者人也大經只是箇人道人而不仁何足以為人淵淵靜深貌以立

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

非溪陳氏曰靜深則有根

本而不竭故以立本言此誠與天地同其大故其生育變化與天地同其功故以知化言其淵其

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潛室陳氏曰如天如淵猶是二物其天其淵即聖人便是天淵

○雙峰饒氏曰肫肫其仁是說道淵淵其淵是說性浩浩其天是說命問性分如何分天淵曰性是成之

者性指已定之理而言也命是繼之者善指理之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也二者有動靜之分故一屬地一

屬天自聖人言之則靜定而存主處即是性應用而流行處即是命其與天地之理一也故曰其淵其天

前章曰如淵如天猶是聖人與天地相比並至此曰其淵其天則聖人與天地為一矣通考黃氏洵饒曰

肫肫之義即書所謂五禮五惇哉之惇義同前章天淵承溥博淵泉而言故先天而後淵此章天淵承經

綸立大本知化育而言故先淵而後天○其孰能知之與知天地之知同○東陽許氏曰前言如天如淵

是眾人見聖人之溥博淵泉以為如天如淵也此言其天其淵是聖人見得一般聖人溥博淵泉真是天

真是淵非但如之而已又曰上章至聖是發見於外者故眾人見其如天如淵而凡有血氣者皆尊親之

此章至誠是言其中者故曰其淵其天而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聖知之知去聲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玉淵張氏曰上章云凡有

血氣者莫不尊親此云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上章言小德條理分明人所易見此章言大德無聲無臭非聖人不能知也○新安陳氏曰上章言至聖故以聰明睿知言書曰睿作聖睿進一步即聖也此章言至誠見至誠即是至聖故以聰明聖知言變睿言聖直指其為聖人唯至聖能知至誠也此章述聖人至誠之功用亦謂達而在上之聖人而以唯聖人能知聖人結之可以當此者其唯以孔子而知堯舜乎通考朱氏公遷曰睿知聖知以質言仁義禮智以性言睿知聖知是生知之質若知者過之則是氣質之偏又臧武仲之知亦由資稟而得之知雖可稱而未必天理之純全也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

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

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

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章言聖人天道之極致

至此而無以加矣宋子曰至誠至聖只是以表裏言至聖是德之發見乎外

者故人見之但見其溥博如天至莫不尊親此見於外者至誠則是那裏面骨子聰明睿知却是那裏發出去至誠處非聖人不自知也○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聖以德言誠則所以為德也以德而言則外人觀其表但見其如天如淵誠所以為德故自家裏面却

真箇是其天其淵惟其如天如淵故日月所照
 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知尊而親之謂自
 其表而觀之則易也唯其天其淵故非聰明聖
 知達天德者不足以知之謂自其裏而觀之則
 難也又曰此不是兩人事上章是以聖言之聖
 人德業著見於世其盛大自如此下章以誠言
 之是就實理上說其天其淵實理自是如此○
 葉氏曰至聖指發用神妙而言至誠指大經大
 本之實理而言非至聖無以顯至誠之全體非
 至誠無以全至聖之妙用其實非二物也○新
 安倪氏曰按饒氏以大哉聖人之道章至此為
 五大節通考史氏伯璿曰許氏云前章言表此
 章言裏章句則曰前章言至聖之德德主積於
 內者言之也此章言至誠之道道主行於外者
 言之也蓋聰明睿知之資仁義禮智之德雖見
 於外實溥博淵泉積之於中者之所發也知化

育立大本雖主於中而經綸大經其仁其天其
 淵者亦自外而見之也前言德推其本而言之
 後言道致其用而言之蓋亦互相發也此於語
 錄表裏之言章句道德之說甚有折衷又曰饒
 氏云此章言大德即是隱愚謂雖言隱而未始
 離乎費也經綸大經不可不謂之費至於立大
 本知化育則費之未嘗不本於隱可知蓋言費
 則不假言隱而隱在其中上章是也言隱則不
 可有離乎費此章是也離乎費而言隱則將淪
 於空寂而非所以為隱矣其實此章亦是以此
 發明天道又此章大德教化亦是專就聖人分
 上言故但為隱○右以上十二章是第四大節
 皆反覆發明天道人道之旨包前第二達德第
 三費隱二大節之意於其中亦自三達德說入
 費隱上去也通三節之意推之則前後皆是自
 達德說入費隱上去但前二節十九章主於用

工而言所謂知大舜仁顏淵勇子路是達德所謂費隱是達道其相承之次是以達德而行達道學者事也此一節十二章主於成功而言所謂仁盡性知前知勇無息是至德所謂費隱是至道其相承之次是以至德而凝至道聖人事也合而言之則達德衆人之所同具至德聖人之所獨全達道舉其通行者言至道要其極致者言具此達德則皆能行此達道行達道而有得而後有以全此至德而凝此至道誰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乎若又以至聖至誠兩章貫全篇之旨言之則至聖之德即達德至德之德但諸章論達德至德處皆分知仁勇而各言之則知行猶二也此則會衆德於一章而總言之故中庸論德必至於此章而後為聖之至也至誠之道即達道至道之道但達道猶有待乎人之行至道猶有待乎人之凝則體用猶二也此則

道之已行已凝於人者故中庸論道必至於此章而後為誠之至也德為聖之至則知行兩盡而德外無道矣道為誠之至則體用兼全而道外無德矣德外無道道外無德此其所以相為表裏也此中庸一書首尾相應之大略也其詳于下○此第四節章句以為言天道人道今皆以為發明中庸何也曰自第二章以下十章章句以為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費隱章章句亦以為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下八章又皆以明此章之義者然則亦承第二節以發明中庸可知矣况下章即言庸德之行舜大孝章章句又以為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致其極後二章亦此意然則此九章皆為以費隱大小發明中庸又可知矣以此二節言三達德費隱皆為發明中庸之意推之誠明以下十二章言天道人道處是申言三達德費隱而已大抵三達德

與費隱不外乎中庸而天道人道又不外乎達德費隱○知仁勇是德費隱是道其理雖無二致然德則存於天人心道則散在天下之事德是人所能知能行之器具道是人所當知當行之材料所以前後皆自知仁勇說入費隱上去者蓋必有能知能行之器具然後可以施之於當知當行之材料也今以前後所言推之則自第二章以下十章論二達德處皆反覆言擇守知行之義蓋先以人所能知能行者言也直至第十二章說君子之道費而隱其下即以夫婦之所與知與能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與天地猶有憾者繼之此所謂知即達德知所能知之知此所謂行即達德仁所能行之行爾以見斯道之用自一事以極乎全體皆夫人之所當知當行者也故其下章或言費之夫或言費之小大小雖不同皆是全體中所該何莫非人所當

知當行者乎末後二十章所以終十章之義者又彰彰然以達德所以行乎達道者言於章中其意尤為易見自二十一章以下論三達德處亦皆反覆分別誠明明誠難易深淺之不同蓋亦先以聖人學者所能行能知者言也直至二十七章說大哉聖人之道其下即以道體之大無外小無間者繼之此即申言費隱之義所謂大小即費之大小爾然後言尊德性道問學以下五句為學者修德凝道之方其事不外乎知行兩端而已德性即知仁之用也以見道之全體皆夫人所當知當行者也故其下二章反覆乎不驕不倖之義又何莫非全體中之事亦行道者所當知爾知行之至必如仲尼祖述章取譬之意與下二章所謂至誠非至聖不能知至聖非至誠不能為之意而後於道之全體無所遺耳然則前後皆自知仁勇說入費隱上去者

於此不難見矣○三達德與費隱是道理之名目天道人道是聖者之等級前欲指道理之名目以示人故不容不分達德與費隱為二節而詳言之後欲明聖賢之等級以示人故不容不致意於天道人道之分別若達德費隱之旨則已於前一節詳之此但申言其理以顯天道人道之同異處爾○道理之名目其義實聖賢之等級其義虛將欲明天道人道之同異以示人而不就達德費隱上言之則義之虛者懸空無所著落其不陷於老莊之窈冥昏默者幾希故必就達德費隱上分別出天道人道之同異然後義之虛者於義之實者上見而聖賢之品級明矣○中間三大節前二節主於立本後一節主於致用大抵中庸一書專為開來學而設故於學者立本致用之意為詳其說聖人事與至誠之功用亦不過皆為學者立本致用之準的

而已唯前二大節主於立本故於入德之工夫為詳而於聖人之事為略其發明中庸所以致詳於三達德費隱之義者蓋以學者立本之要非三達德無以為入道之門非費隱無以見道不可離之意也唯後一大節主於致用故於成德之效驗為詳而於下學之事為略其發明中庸所以反覆乎天道人道之同異者蓋以聖人之功用學者之致用有難易深淺之不同也前二節亦有言聖人之事處如依乎中庸遜世不見知而不悔舜大孝文無憂武王周公達孝誠者天之道不勉不思從容中道之類皆所謂以為學者立本之準的而已者也自此之外則皆學者入德之工夫也何莫非主於立本而言乎後一節亦有言下學之事處如明誠致曲道自道尊德性道問學至敦厚崇禮之類皆是言此以引起致用之意故致曲自形著動變以下道

自道自成已成物以下尊德性自居上不驕以下以盡乎下二章之旨亦皆以致用之效驗與致用之當否而言也其餘說天道處則皆是聖人之功用亦皆所謂以為學者致用之準的者也何莫非主於致用而言乎更以前後所言三達德費隱之義推之尤為易見前二節唯主於立本故其論三達德處於學者事則言知擇中庸言仁守中庸而又言勇強中庸以見學者非勇則無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也於聖人事則但言知知之盡言仁仁之至而不言勇不賴勇而裕如以見聖人雖未嘗無勇然不賴勇而裕如也其論費隱大小處則以君子之道發其端道雖即是聖人之道而君子則為學者期之也所謂於入德之工夫為詳於聖人之事為畧也後一節唯主於致用故其論達德處於聖人之事則言仁盡性言知前知而又言勇無息以

見聖人雖無所賴乎勇而亦未嘗無勇也於學者事則但言仁致曲言知成物而不言勇以見學問之極功即是聖人之能事至誠能化時措之宜皆是自學者至聖人處其勇亦統於至誠無息之中矣其論大小費隱處則以聖人之道發其端道雖無異於君子之道然聖人則非學者所可稱也所謂於成德之效驗為詳於下學之事為畧也所以前二節中雖有聖人之事亦是為學者之法不過主於立本皆以人道言之故但當以先知後仁為序也後一節則分天道人道而言其說天道處則是自誠而明固當以先仁後知為序其說人道處則依舊是學者事雖則主於致用既是自明而誠由教而入只當以先知後仁為序耳饒氏乃謂自誠明章後皆以先仁後知為序其亦誤矣唯二十章介在立本致用之間故其說最為詳備所以知仁勇天

道人道之言皆於此章說出以此見得此章正是承前起後所在也或者猶疑舜大知聖人事也而亦統於學者立本之事可乎曰舜雖聖人好問用中則學者入德之法也○中庸之與達德費隱非有二知所以知此中庸仁所以行此中庸勇所以強此中庸者也費即中庸之用隱即中庸之體也中庸即所知仁所行勇所強體之隱用之費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者也中庸之與天道人道亦豈有二哉天道特自然盡此中庸人道特用力求盡此中庸者也達德費隱之與天道人道非有二也天道之於達德性焉安焉者也故其於費隱之體用自然與之一矣人道之於達德復焉執焉者也故其於費隱之體用始猶與之為二終乃與之為一矣又細分之則三達德與費隱亦豈有二乎哉三達德之具於性者體也非即體之隱者乎三達

德之見於事者用也非即用之費者乎如此則中庸一書首尾貫通義理明白○黃氏洵饒曰中庸極功只到三十二章其下一章又是小中庸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

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亾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

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衣去聲綱口迥反惡去聲開於感反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扶又反自下學立心

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葉氏曰上三章極言孔子

體天之德與至聖至誠之功用中庸之道至矣盡矣
子思又慮學者馳騫於高遠而忘下學之工夫或失
其指歸也故此章復自下學立心之始務內至親至
切者言之以漸進於上達高妙至精至微不可擬議
之地蓋再叙入德成德之序也通詩國風衛碩人鄭
考黃氏洵饒曰極指無聲無臭

之手皆作衣錦聚衣聚綱同禪衣也朱子曰禪衣所
以襲錦衣者禪

字與單字同沈括謂綱與纒同是用繅麻織疏布為之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去聲

已故其立心如此尚綱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
淡簡溫綱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
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步卜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

的然而日亾也朱子曰惡其文之著亦不是無文也
自有文在淡則不厭簡則不文溫則

不理而今却不厭而文且理只緣有錦在裏面○陳
氏曰衣錦而加綱衣以蔽之衣錦者美在其中尚綱
者不求知於外古之學者只欲此道理實得於已不
是欲求人知惟其不求人知所以闇然雖曰闇然而
道理自彰著而不可揜猶衣錦尚綱而錦之文采自
然著見於外也○新安陳氏曰君子為己不求人知
雖闇然若暗昧而美實在中自日著而不可揜如尚
綱而錦美在中白不容揜於外也小人為人惟求人
知雖的然分明表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日見其亾
失沒沒而已君子小人之分為己為人之不同耳君
子有若無實若虛有與實終不可揜小人無為有虛
為盈有與盈豈能有常日亾必矣常情淡薄無味則
易厭簡略則無文采溫厚渾淪則無條理君子之道
雖淡而人不厭雖簡而自有文雖溫而自有條理淡

簡溫皆尚絅闇然意不厭文
理皆錦之美實在中意也

遠之近見

形旬反

於彼者

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

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

本起語意說來

而又知此三者

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

朱子曰知遠之近是以已對物言之知在彼之是非由在

我之得失知風之自是知其身之得失由其心之邪
正知微之顯又專指心說就裏來○知遠之近知風
之自二知據表而知裏也知微之顯一知由內以達
外也○陳氏曰君子立心只是為己又能知道理之
見於遠者自近始故自近而謹之著見於風化者由
身始故自身而謹之有諸內者其微而見於外者甚
顯故自微而謹之知此三者而致其謹則可與之入
德矣○新安陳氏曰下文言謹獨意已萌於此通考

黃氏洵饒曰的然者彰也簡而文訓日章則暴謂昭
著見於彼見於外本乎內也微之顯此自心言○有
諸內者內有得失必形於外事之是非本乎身之得
失身之得失本乎心之邪正中庸首尾言戒懼慎獨
而中言知行是知行在存養省察中大學誠意正心
在格物致知之後修身之前是存養省察在知行中
也夫微之顯即理言由體以達用故下文引詩言謹
此就心言莫顯乎微亦就心上言

獨之事

雲路胡氏曰中庸分君子小人而言者凡二

子小人者可見於行事之際此則言其所以為君子
小人者已見於立心之始淡而無味其味最長簡而
無文其文自章溫不求其理而無有不合於條理者
此君子為己之學也不求其文之著而自不能不著
者也小人則反是矣中庸既舉其立心之始當如此
而又提起三知字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

而下文遂以慎獨戒懼之事繼之即章句所謂知其在我者則戒慎恐懼而無時不中者也章句之旨融徹如此學者不可不細翫通考涂氏潛生曰首章之顯微以事言十六章顯微以理言末章顯微以心言然心與理相涵理與事相貫能知此心之顯微而慎其獨則事之微者不敢忽吾心之理與鬼神造化相為流通尚何彼此之間哉何氏潛齋曰微即潛伏顯即孔昭風即敬信之效自即不動不言底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反不疚無惡

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惡去聲

詩小雅正月之篇再引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

之事也

三山陳氏曰潛雖伏矣即首章隱微意亦孔昭即首章莫見莫顯意言隱伏之間理其

昭明君子內省此處須無一毫疚病方無愧於心君子所以不可及只是能於獨致其謹耳上言入德之門此以下言入德之事此一節言人之所不見處又申明首章謹獨意下一節言己之所不見處又申言首章戒謹恐懼意新安陳氏曰人所不見人所不知也己之志向己所獨知也東陽許氏曰詩本言魚之於淵可謂伏藏之深然亦甚昭然而易見言禍亂之不可逃也此借之以言幾之存於心者雖淡而莫見顯乎隱微言獨之不可不慎也通考黃氏洵饒曰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引此就心上言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於人不及見而能為慎獨工夫是他人所不見愈加慎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

而信相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

三引

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

朱子曰古

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南隅為突西北隅為屋漏西南隅為與人纔進便先見東南隅却到西北隅然後始到西南隅此是深密之地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曰當室之白光所漏入也承上文又

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

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

去聲

言其效

朱子曰潛雖伏矣使覺有善有惡須用察相在爾室只是教做存養工夫○北溪陳氏曰抑詩即是首章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意屋漏人跡所不到之地此處益己之所不睹須是真實無妄常加戒謹

恐懼方能無愧怍君子為己之功至此不待於動而應事接物方始敬蓋於未應接之前無人處已無非敬矣不待見於發言而後信實蓋於未發言之前本來真實無非信矣○此處一節密一節首章先說戒懼後說謹獨是從內面發出來此處先說謹獨後說戒懼是從外面說入○雲峰胡氏曰上文引詩但見學者有為己之心此兩引詩方見學者有為己之學首章言慎獨此言人之所不見即是獨內省不疚即是慎獨內省而少有一髮之疚則是胸中猶有可惡之惡故必無疚然後無惡此為己之功也首章言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蓋動則有可睹此不動而敬即是戒慎乎其有所不睹言則有可聞此不言而信即是恐懼乎其有所不聞諸家以敬信為民敬信章句以為己之敬信與下文篤恭相應此又為己之功益加密者也首章先戒懼而後慎獨由靜時工夫說到吾心方動之幾此章先慎獨而後戒懼由動時工夫說到吾

心至靜之極愈靜愈敬其為已之功可謂密矣○東陽許氏曰不動敬不言信是信敬在言動之前通考史氏伯璿曰許氏云尚庶幾也戒辭也屋漏室西北隅上為圓竅以通明則其下反暗人處其地則非獨人不見已分曉自視其身尚不分曉以譬君子不但於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地而慎之於已所不知之地亦所當慎按此發得已所不知之意分曉愚竊以為首章以隱微竝言隱是幽暗之中微是細微之事唯幽暗之中有細微之事故有所謂獨此處說不愧屋漏則屋漏但是幽暗之中未有所謂細微之事故但為已所不知之地能不愧於此即戒懼不睹不聞之謂也

詩曰秦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假格同鈇方無反

詩商頌烈祖之篇四引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

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

自化之也威畏也鈇音判斫刀也鉞斧也新安陳氏曰其所以

感人動物不待賞而民自勸不待怒而民自畏者以其自修有謹獨戒懼之本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五引不顯說見形句二十六章豈

不顯也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以為真幽承上文

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

愈遠矣

朱子曰不顯二字二十六章者別無他義故只用詩意卒章所引自章首尚綱之云與章

末無聲無臭皆有隱微深密之意篤厚也篤恭言不

顯其敬也陳氏曰篤恭是申解不顯二字雖無人之

句篤恭言不顯其敬也謂自厚篤恭而天下平乃聖

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朱子曰此章

下平已是極處結局了所謂不顯其德者幽深玄遠

無可得而形容雖下面不大聲以色德輶如毛皆不

足以形容直是無聲無臭到無迹之可尋然後已○

北溪陳氏曰篤恭是不顯惟德意天下平是百辟其

刑意此章至此凡五引詩一節密一節首篇說學須

為已不求人知第二節說致謹於人所不見處三節

致敬於已所不見處四節說不待言說而人自化

五節說不顯篤恭其功效有自然之應乃中庸之極

功也○雲峰胡氏曰此兩引詩承上文不動而敬不

言而信而極其效也唯其不言亦信所以無言而人

自信之有不待賞罰而化者惟其不動亦敬故篤恭

不顯其敬也而天下自平篤恭而天下平即首章致

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特首章是致其中而後致

其和此之謂篤恭者已致其和而益致其中也為已

之功愈密則德愈深而効愈遠如此夫德顯而百辟

刑之宜也不顯而天下自平其妙殆有不可測者要

之中者性之德不顯之德即未發之中戒慎恐懼是

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而敬也此時而敬是不顯其

敬此所以為至德之淵微而有自然之應也○新安

陳氏曰不顯篤恭實原於尚綱闡然與慎獨戒懼深

密之功下文更三引詩不過形容此不顯篤恭之妙

而已通考東陽許氏曰不顯有二義一謂無迹可尋

而不顯著一謂不發揚二說俱存其義始備篤恭而天下平即垂拱而天下治之意其功效至此已盡下段只是形容不顯之妙章句篤恭言不顯其敬謂自厚於恭敬未嘗見於言動之間○史氏伯璿曰按章句於此四節皆以承上文言之則似饒氏前節効驗承前節工夫後節効驗承後節工夫之說疑於兩兩隔越不見章章各自相承之意而通說似乎可取但章句於相在爾室節云則其為已之功益加密矣則是潛伏孔昭之詩為已之功猶未如此之密也於不顯篤恭節云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則似奏假無言之詩德猶未如此之深效猶未如此之遠也其意若曰有前二節工夫則有後二節効驗工夫已密慎獨而加密戒懼故效驗已遠奏假靡爭而愈遠篤恭天下平惟通以為已之功加密與德愈深而效愈遠二句以為此章對首章而發故以此二節効驗皆承不動不言之意而分殊不思奏假靡爭為篤恭天下

平之效分明一淺一深不動不言同為戒懼之事若如此分則不言之效淺不動之效深恐無此理况經文先不動後不言通乃倒置其序以為此二節相承之次可乎天下因無能慎獨而不能戒懼有靡爭之效而不能致天下平之理但此章自下學為已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則說工夫自當自疎而密說效驗自當自淺而深雖有漸次正不害其為有則俱有也然則雙峰之說似乎得章句之旨通者分二節効驗承不言不動之意固支離而不可曉若以此章對首章為工夫疎密効驗遠近之說如所謂首章是致中而後致和篤恭是已致和而益致中之去則是天下真有一兩等戒懼慎獨工夫首章本章互有先後果是二時做工夫先後如此不同耶殊不思戒懼是一樣戒懼慎獨只是一樣慎獨特君子無時不戒懼亦無時不慎獨謂先戒懼而後慎獨則戒懼之前又未嘗不慎獨慎獨之後亦

未嘗不戒懼也蓋動即慎獨靜即戒懼動靜無端故立言之序互有先後無所不可耳○黃氏洵饒曰上五條詩始學成德疎密淺深之序下三條詩贊不顯惟德功效○大學始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卒歸于天下平中庸始於戒懼慎獨而卒歸於篤恭而天下平

詩云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

也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輶由西

二音

詩大雅皇矣之篇六引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

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古以與字通用又引孔子之言

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

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

詩所言德輶如毛七引詩輶輕也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

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倫比也是亦未盡其妙

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八引詩然後

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

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

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為至也朱子曰無聲無臭本是說天道

彼其所引詩自說須是儀刑文王然後萬邦作孚詩
 人意初不在無聲無臭上也中庸引之以結中庸之
 義嘗細推之蓋其意自言謹獨以修德至詩曰不顯
 惟德百辟其刑之乃篤恭而天下平也後面節節贊
 歎其德如此故至予懷明德以至德輶如毛毛猶有
 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蓋言夫德之至而微妙
 之極難為形容如此今為學之始未知所有而遂欲
 一蹴至此吾見其倒置而終身走亂矣○此章八引
 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
 字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自衣錦尚絅以下皆
 只暗暗地做工夫去然此理自掩蔽不得故曰闇然
 而日章小人未嘗做得已報得滿地人知故曰的然
 而日亡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皆是收斂近裏知
 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一句緊一句學者能如
 此收斂雖未可便謂之德亦可以入德矣其下方言
 不愧屋漏方能以慎獨涵養其曰不動而敬不言而

信蓋不動不言時已是敬信底人了又引詩不顯惟
 德予懷明德德輶如毛言之一章之中皆只是發明
 箇德字然所謂德者實無形狀故以無聲無臭終之
 ○首章是自裏說出外面蓋自天命之性說到天地
 位萬物育處末章却自外面一節收斂入一節直約
 到裏面無聲無臭處此與首章實相表裏也○雙峰
 饒氏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便是未發之中便是
 天命之性蓋一篇之歸宿也○王氏曰此章是結尾
 舉一篇工夫之要約而言之所謂藏於密者也○雲
 峰胡氏曰此篇當作四節看節節意相承第一節承
 上章極致之言恐學者驚於高遠引尚綱之詩言下
 學立心之始結之以知微之顯第二節承知微之顯
 之語引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以實之自慎獨說歸戒
 慎恐懼而結之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第三節承不
 動不言之語引詩云無言不顯以極其效如此第四
 節承不顯之語三引詩至于無聲無臭以形容不顯

之妙至如此朱子又恐學者因無聲無臭之語而又驚於高遠也故結之曰非此德之外有此三等然後為至也蓋所引之詩似有等級然其妙非杳冥昏默之謂非虛無寂滅之謂也故必提起德之一字言之首章曰道此章曰德道字說得廣闊德字說得親切德者得此道於心者也首章開端一天字原其所自也此道之在我者無不本諸天也此章結末一天字要其所成也德之成則能不失其道之在我而本諸天者也至此則我本於天天備於我又不過即其初天命之性耳是無聲無臭之天即吾不顯之德而不顯之德即吾渾然未發之中者也子思子首章獨提此一中字即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未又約而歸之於此即周子所謂太極本無極也子思始引夫子之言曰中庸之德其至矣乎衆人之所可至也此言中庸之極功故以不顯之德贊其至聖人之所獨至也然聖人之所以為德之至者不過敬之至而已敬

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此書以慎獨戒懼始終焉通考東陽許氏曰以無聲臭形容不顯之妙則聖人之道幾於虛無而曰上天之事此所以為聖人之道也君子惟能慎獨又於不睹不聞而戒懼不使心之所存所發有一毫不誠久而此心渾然天理人莫之知但見其應事接物從容中道與天為一耳則不顯之妙也此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又曰詩中言天道之無聲無臭中庸則言德之無聲無臭也德本不可以聲臭言此但言無之極也然上天之事無聲臭聖人之德亦如之聖人即天也則此一句亦不是虛引○更以伯璿曰載之訓事事猶道也不過言天道之妙無聲臭之可聽聞耳事豈有所作為之謂哉唯定字以文害辭以辭害志故有未的當之疑耳如邵說則天未是道道是天之所載也不曰天專言之則道乎如定字之云則天道始然而終不然也不幾於道在太極之先之謂乎○朱氏公遷曰此

持敬之功該動靜貫始終兼入德成德功夫效驗而
言之中庸首末兩章不同先言存養是體道之功先
言省察是入德之序一則由體以及用一則歛費而
歸隱也大學誠意專欲審夫實與不實之幾故以省
察為主焉然涵養用
敬已在致知之前矣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

復扶又反自下學為已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

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于無聲

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

復芳覆反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

盡心乎

黃氏曰中庸始言戒懼謹獨次言知仁

人之指先師曰中庸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然說下學處雖少而甚切如二十章明善誠身擇善固執一段與二十七章尊德性道問學一段無非提綱挈領切要之言也說上達處雖多亦豈渙散無統玄妙不可究詰之論哉學者果能字字審察句句精研章章融會由下學而上達焉則程子所謂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者見其理皆實理而為事之體非高虛也事皆實事而為理之用非粗淺也所謂其味無窮皆實學者的非虛言矣童而習之今猶有白首紛如之歎吁豈易言哉○雲峰胡氏曰右須看極致馴致四字極致者上達之事也馴致者下學而上達之事也天理不離乎人事下學人事即所以上達天理雖其妙至於無聲無

臭然其本皆實學也朱子教人之深意備見於
 篇首所採子程子之語及此篇末之語學者當
 合始終而參玩之以求無負於朱子之教云○
 [新安倪氏曰按饒氏以此章為第六大節] [通考]
 [黃氏洵饒曰此章凡人引詩自為一支首章之
 畧散為三十二章之詳括盡於末章之畧○此
 無節解之一支○韓先生謂末章當自為一支
 章句於本章之下註作大字書意亦可見○[史
 氏伯瞻曰右一
 章是為第五節

中庸章句大全 終

百
苑
書
記

藏
書
記

